第十六卷

宋紀

孝宗

凡二十七年

癸未至己酉

第十七卷

光宗

寧宗

凡十八年

庚戌至丁卯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六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恭 廣義

起癸未宋孝宗隆興元年盡己酉宋孝宗淳熙十六年 凡二十七年

癸未 孝宗皇帝 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置武舉十科○吳璘還河池金人遂陷新復十三州軍

璘得詔察屬交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柰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敢違遂退師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亡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取

發明 嗚呼宋事至此無足言者惟知自守而不知自強此固前人之失也孝宗嗣位猶循陋規不亦

誤乎當取而不取則傷於怯唐却維州之獻是也不當取而取之則傷於貪宋取長葛之類是也新復州軍皆宋故土不幸王室衰微夷狄雲擾中原故地相繼陷沒是誠中國之大辱也高宗惟恃和議不脩戰畧中原之境委爲外物東南之疆視爲永圖吳璘操百戰之功復陝西之地此固恢復之大機苟能併力伐金克復舊物以雪祖宗父母之讐可也夫何召之班師新疆仍陷則自失其機耳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高宗既誤孝宗豈宜再誤哉據事直書深譏之也

以史浩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開府建康

浚薦陳俊卿爲宣撫判官先是帝召俊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帝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以爲吳璘聲援帝見俊卿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浚開府江淮參佐皆一時之選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及入奏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讐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于中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使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二月黃祖舜罷○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

先是金人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覘取兩淮朝廷震恐張浚請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備之至是紇石烈志寧乃以書抵浚欲凡事一依皇統以來故約不然請會兵相見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脩城將爲南攻計

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

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即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姦罔皆被論罷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渡江已後直

言之臣稱次膺爲首

廣義 分注言渡江以後直言之臣次膺爲首然孝宗呼其官而不名者厚之至也夫何任用未幾即罷奉祠豈非有好賢之名而無好賢之實者乎

張燾罷○夏四月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以問史浩浩對曰先爲備守是謂良覘議戰議和在彼不在此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冦退則論賞以邀功冦至則斂兵而遁迹取快一時含冤萬世及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秋必為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靈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

發明 自胡濙交亂江淮宴安未聞遠近有攘狄之師獨張浚深明逆順之理至於見忤賊檜廢棄散地惟忠義之心守死不移今又遣將伐虜雖卒無成功然綱目書之若真能伐金然者蓋予其忠義之節所以遂其本志云爾書法如此其爲斯世勸也多矣

五月史浩免

省中忽見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預聞焉用相爲哉不去何待入對因奏陳康伯欲納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子孫憂張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因力丐免侍御史二十朋論浩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

廣義 南渡以來而不能全中興之美者有三大姦之作梗也夫自秦檜倡和議於前湯思退史浩踵其轍於後其間雖有忠臣良將奮不顧身欲復不共戴天之讐夫何謀方成而卒被其沮功將就而卒被其蘸甚則至於竄徙屠戮鮮克獲免雖然要亦不可獨咎三姦也爲君者分受其責可也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金將士多降

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遂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圖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琦復降于顯忠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

顯忠任薄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大敗其衆追奔二十餘里宏淵至謂顯忠曰招撫真關西將軍也顯忠閉營休士爲攻城計宏淵等不從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開北門不踰時拔其城宏淵等殿後趣之始渡濠登城城中巷戰又斬首虜數千人擒八千餘人遂復宿州中原震動捷聞帝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既而宏淵欲發倉庫犒卒顯忠不可移軍出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詔以顯忠爲淮南東河北招討使宏淵副之

帝率群臣詣德壽宮上壽天中節也歲以爲常

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邁同知樞密院事○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

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攻宿州李顯忠擊却之金李撒復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攻宿州晨薄城下列大陣顯忠謂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凉且猶不堪況烈日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爲敵兵至與邵世雍劉侁各以所部兵遁繼而統制左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張師顏荔澤張淵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斬首二千餘積屍與牛馬墻平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敵始退却顯忠嘆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

外掩擊則敵兵可盡敵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嘆曰天未欲平中原邪何沮撓如此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時張浚在盱眙顯忠往見浚納印待罪浚以劉寶爲鎮江諸軍都統制乃渡淮入泗州撫將士遂還揚州上疏自劾

發明 春秋荀林父有邲之敗者蓋由所任之非人耳故易曰弟子輿尸使不當也是時李顯忠邵宏淵冬懷疑忌不相救援而宏淵以輕佻之才臨之是弟子輿尸而文不正也故綱目於此以自潰爲文若曰二將之衆無有能潰之者宋自潰之云爾夫以孝宗銳志恢復張浚專意弔伐而事已沮撓如此然則殆非天歟嗣是孝宗頓挫人諱言兵而和議之說又滋矣豈不深可哀哉

廣義 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蓋出師禦敵未有心之不一而能成功者也今宏淵之貳顯忠若此尚何望士卒之用命哉觀夫宏淵顧衆之言固可以識其敗矣蓋不待積屍與牛馬墻平而後見也曰然觀分注所載則此師之潰合罪宏淵何綱目書曰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若無輕重者哉曰二將不協罪在宏淵顯忠亦不得辭其責也彼顯忠敗蕭琦於宿州之日宏淵欲發倉庫以犒士是矣夫何顯忠以虹縣小忿未釋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此所以致宏淵之不平而潰是師也學者合而觀之則綱目原情定罪之意可識矣

六月朔日食○汪澈罷以周葵參知政事○貶張浚爲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于筠州

初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帝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倚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餗兩淮守備帝復召浚子入奏事浚附奏曰自古有爲之君心腹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帝覽

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雖乞去之章日上朕決不許帝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弁其名每遣使至督府必令視浚飲食多少肥瘠如何至是帝以符離師潰乃議講和召湯思退爲醴泉觀使奉朝請而下詔罪已於是尹穡附思退劾浚遂降授浚特進樞密使充宣撫洽揚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筠州安置而邵宏淵仍前建康都統制後朝廷知其故復顯忠太尉奉祠

發明 成大功者不以小挫而貳其心謀大事者不以微嫌而介其意一勝一敗兵家之常符離之潰但當責其成功不宜與之計較如孫權獨斷而有赤壁之勝晉武獨斷而成平吳之功是也夫師潰之失乃邵宏淵之惑衆耳初非張浚顯忠之過也今而於浚顯忠則貶之於宏淵則赦之是豈賞罰之公哉故綱目以無罪例書其意蓋可見矣

廣義 孝宗嘗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爲浮言搖動至是貶之者是用賢之不專也周公戒成王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惜乎孝宗未之講也

辛次膺罷

次膺以疾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遂罷奉祠陛辭帝甚惜其去次膺奏曰臣與思退理難同列帝曰有謂思退可用者次膺曰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有悞國家爾

廣義 次膺以直道事孝宗進賢退不肖可謂敬君之大者也孝宗禮貌次膺嘗呼其官而不名亦可謂尊賢之至者也君臣相遇非其時乎夫何孝宗五月以次膺參知政事至是僅一月而次膺即罷去者蓋其意以孝宗徒禮貌而不能行其道故也善乎太公告武王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其賢之實其孝宗之謂乎

秋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陳俊卿以浚降秩從治上疏曰君浚不用宜別屬賢將如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寘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入帝悟即復浚都督浚遂以劉寶爲淮東招撫使

金人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詔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報之

紇石烈志寧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彊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爲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欵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云海泗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兩淮凋瘵之餘恐未如數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不聽既而命廷臣議金師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

冬十月立賢妃夏氏爲皇后

帝初納郭直卿之女爲妃生鄧王愷恭王惇邵王愷而薨袁州宜春人夏協有女奇之以資納于宮中爲吳太后閤中侍御郭妃薨太后以夏氏賜帝至是立爲后協既納女資匱居貧乃歸客袁之僧舍號夏翁而死后訪得其弟執中補閤門祗候執中與其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不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中以宋弘語對后不能奪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帝聞其才將召用之執中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十一月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審議官胡昉如金軍

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

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栻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奪三官尋除名竄郴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初之望爲都督府參贊軍事不欲戰請入朝因奏人主論兵與臣下不同惟奉承天意而已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幾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悅其言故奏遣之會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爲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胡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金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胡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

廣義 于時虜勢寖弱南渡稍振雖不允其所需固亦無害孝宗惑于思退姦言悔之何及無乃任賢不專之所致歟

詔庭臣集議和金得失召張浚還

陳康伯等言金人來通和朝廷遣盧仲賢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舊禮彼亦肯從彼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四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乞召張浚歸國特垂咨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帝從之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諭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可與和湯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悞國以邀美名宗祖大事豈同戲剧帝意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

下憂之不聽

發明 嗚呼宋人惟狃偷安之陋習而不思遠大之圖也金虜之讐暴白天下痛心扼腕無時可忘苟與之和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然則和金得失瞭然在目何必議乎當時群臣議論靡定大抵臺諫之言爲是而宰相之言爲非然而竟從宰相之和議者蓋由狃偷安之陋習而不能改也且虜不可信其理固然楊氏曰鴟梟不鳴要非祥也豺狼不噬要非仁也見其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謂之犬馬吁亦過矣金虜憑陵畧無忌憚矧帝所目擊而不容已者既而議之未決復召張浚及浚言不聽惡在其爲能召哉直書于冊義自見矣

以朱熹爲武學博士既而罷之

熹應詔入對言君父之讐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制勝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不悅除武學博士後與洪适論不合而歸

發明 書既而罷之惜之之詞也蓋君子之事君忠貞而已初未嘗阿狥以爲媚竈之態也朱子召對曰父母且無罪無辜無辜乱如斯憮昊天已威子慎無罪昊天泰憮子慎無辜此蓋大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也嗚呼君子小人不容並立君子得志則小人藏小人得志則君子遁常相勝而不能相同者是以用君子者必退小人而後可後之有天下者豈不知所審擇也哉

十二月陳康伯罷以湯思退張浚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發明 罷康伯而相思退此君子小人之不能並立也以思退張浚爲相此君子小人之不可共政也後書罷浚判福州此其驗矣賢否無別謂之何哉

二年 金大定四年 春正月金人執胡昉尋遣還

昉至金金人以失信執之帝聞昉被執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詔王之望以幣還既而僕散忠義以書進金主金主覽之曰行人何罪即遣還邊事令元帥府從宜措畫

三月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

初湯思退恐和議不成奏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而後從事帝批示三省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議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浚遂令王之望等驛奏兵少糧乏樓櫓器械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帝惑之會户部侍郎錢端禮言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乃召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方屯重兵爲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復視師亟撤兵歸於是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故丹望族兇勇有謀欲令盡領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爲應援金人益懼

發明 張浚銳志殄虜之事可貫金石至今以爲凜凜然非忠義素著何以得此綱目於去年夏書張浚使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五月書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至此又書張浚視師江淮金軍退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至此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張浚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張浚有功於宋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

夏四月罷張浚判福州

湯思退諷右正言尹穡論浚跛扈且費國不貲奏令張浚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爲拒命復論督府參議官馮方罷之浚乃請觧督府詔以錢端禮王之望宣諭兩淮而召浚還端禮入奏言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蓋詆浚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疏乞致仕帝察浚之忠欲全其去乃命以少師保信節度使判福州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皆坐罷

虜義 南宋之不復振者蓋有由矣高宗時有岳飛秦檜陷之孝宗時有張浚湯思退撓之嗚呼秦湯二賊壞岳飛之功于垂成厥罪易可勝誅雖然使高孝二宗如周宣王漢光武則雖百檜千湯安敢貢其姦耶

六月朔日食○秋七月洪遵罷○撤兩淮邊備

湯思退急欲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輟脩海船毀拆水匱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唐鄧之戍

發明 和不可恃虜不可盟蓋義可以敝秦狼仁可以蹶項虎故寧焚咨勸之幣而無寧和匈奴之親寧出渭橋之師而無寧假突厥之援口血未乾秦兵又至於郊之外矣六國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其難何如邪重門擊柝以禦暴客守關之常理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固邦之要法明於此義則張浚不可罷而邊備不可撤也譬猶啓我門墻而曰盜必不入也寧有此道乎孝宗惑權姦之言恃和戎之策匿怨而友其人尚為聖人所恥況匿怨而和糴羯之狗乎孝宗有恢復之志大臣存姑息之心詎不深可惜哉輙事直書深貶之也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

浚既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猶上疏言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帝務學親賢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又居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為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拭拊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塟我先人墓左塟我衡山足矣數日而薨贈太保後帝思浚忠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為熙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虜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

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爲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文詆之茲所以不及亮也呂中曰浚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復辟之勳發儲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郤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彬岐溝之敗其喪師蹙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眚而掩其大德乎

發明 南渡以來士大夫惟知息兵和虜爲良圖而以梗和攻戰爲非計知逆順之勢謹內外之防而終身不主和議者惟張浚一人而已然前忌於汪黃中忌於秦檜而此又爲湯思退所忌符離之潰讒間紛紛齎志以沒詎不惜哉故綱目於浚之卒而特書其官爵所以深予之也

廣義 嗚呼魏公可謂忠有餘而見不逮者也蓋秦檜主和議魏公主恢復其臧否固無待於論矣當夫紹興一年八月高宗榜秦檜罪于朝堂示不復用其幸大矣且秦檜和議之非既寢則魏公恢復之志可行矣未幾魏公反薦檜爲醴泉觀使兼侍讀則檜漸用事而和議之非復作矣故其恢復之志終見沮抑於檜也後雖屢陳奏疏力言恢復動則掣肘於檜被檜遠竄連州且欲肆毒如岳武穆焉臣故曰魏公可謂忠有餘而見不逮者也

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遣宗正少卿魏杞使金

湯思退奏遣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于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帝面諭杞曰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陳十七事擬問對帝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旨出疆豈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帝善之兵部侍郎胡銓言虜不可和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爲快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錢端禮又請遣國信所大通事王抃如金師持周葵書致于僕散忠義及紇石烈志寧

金以完顏守道爲尚書左丞

金主謂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九月以王之望參知政事○詔湯思退都督江淮軍馬思退辭不行

思退急於求和諷侍御史尹穡言乞置獄取不肯撤備及棄地者二十餘人論罪因擢穡諫議大夫至是命思退都督江淮固辭乃以楊存中為同都督

發明 書辭不行罪逆命也畏縮怯弱此固小人之情也孝宗於逆命之事尚不詰責天下之事何有大於此者哉直書辭不行則峻詞拒絕跋扈無君之心著矣

廣義 都督軍事戎機之重者也思退專於求和而孝宗反以都督之任委之宜其辭而不行也雖然廢閣詔命人臣之大罪也于時孝宗不罪思退其不綱可見矣

冬十月賀允中罷○詔輔臣晚對便殿

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於申未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濟於治

金兵復渡淮十一月魏勝拒戰于淮陽敗績死之楚州陷

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覘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統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于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于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跡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為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兵為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發明 甚矣宋人求和之無益也是時和戎之使未息有而虜兵渡淮矣楚州陷矣滁和失矣然則湯思退之徒召釁啓侮雖萬死何足以償誤國之罪乎茲以和議之故諸將皆無戰心獨魏勝親帥所部拒于淮陽戰敗而死其忠盛矣苟使沿邊諸將協力以禦虜則魏勝綱目以全節予之宜矣至於遽亡而楚州安至於遽陷哉故

廣義 抑考魏勝起自山東勤王初非世臣食祿將種特以孤忠自許乃能克敵制勝所向無前始終不渝厥志至此力竭死敵故綱目以死節予之嗚呼觀魏公之節義則凡食君之祿而不死封疆者其果何人也哉

金人入濠州

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

特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為援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

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言者論其主和誤國之罪遂落職永州居住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伏闕上書論思退及王之望尹穡姦邪誤國鉤致敵人之罪乞斬三人以謝天下併竄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陳良翰王十朋金安節虞允文王大寶陳俊卿黃中龔茂良張栻劉夙查籥以濟大計思退行至信州聞之憂悸而死思退與張浚同相而始終不合浚以雪恥復讐為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為言而已

廣義 大抵學校者禮義相先之地而公論之所從出者也第觀張觀等所論人物臧否而當黜陟者何其當哉昔者鄭虔春秋列國而子產不毀鄉校者其亦有見于此況乎君萬乘而帝中國者奚可偏聽獨任以廢學校之公論哉

復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錢端禮

簽書樞密院事虞允文同簽書院事

金兵犯淮人情驚駭時張浚已卒皆望康伯復相乃自紹興召拜康伯力疾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謙掖以見臧拜賜坐間日一會朝許乘肩輿至殿門給扶升殿非大事不署帝又思允文之言故并召用之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閏月金人寇揚州之望有罪免

金人至揚州或請擊之楊存中不敢渡江獨臨江固壘以自守之望與湯思退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帝詔督府擇利害擊金軍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論之遂免

發明 上書金人寇揚州下書之望有罪免則之望坐致女真之寇明矣之望固思退之黨表裏爲姦皆欲割地啗虜偷安求和者也思退既竄之望猶存則是未嘗竄思退也之望受命勞師而乃下令沮戰則其懷奸誤國厥罪深矣安有虜既入境勿與交兵而恣其攻掠者乎宋自靖康以來主和議者未嘗不以此說愚宋孝宗不悟可勝惜哉故綱目特書有罪以示其貶

廣義 湯思退王之望相繼爲惡者也故前書湯思退以罪竄永州此書王之望有罪免書法皆以罪言者所以深著二姦之惡也

周葵罷○十二月以錢端禮參知政事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院事

剛中在蜀時吳璘姚仲王彥皆以大將建節雄於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競則窒於暴而下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及去蜀士民懷之

金以女真字譯經史

乾道元年 金大定五年 春正月召楊存中還

罷都督府以存中爲寧遠昭慶節度使又罷兩淮及陝西河東宣撫招討司

二月陳康伯卒

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帝嘗謂輔臣曰康伯有器量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至是奏事出殿門疾作輿至第卒

三月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

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脇杞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二帥府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禮而還帝慰勞甚厚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潁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北之無辜約救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者之赦文失國體矣

發明 始正者更新之詞宋自紹興十一年書奉表稱臣于金至是已踰三紀其屈辱亦甚矣人神既憤挺生孝宗以復讐爲已任以正名爲已責爰革君臣之礼聊爲叔姪之稱庶幾少伸抑鬱之氣而差強人意耳雖然宋金世讐萬世難泯孝宗徒有復讐之志而無復讐之形三四年間惟以正敵国禮爲講和之美圖恢復雪耻付之不問遣使通賀往來不絕豈不深可歎哉若孝宗者難免莊公之責矣此綱目予而未盡予之辭也

廣義 杞之此行可謂不辱君命者矣使爲使者皆能如杞則所伸顧不多邪雖古宋使宛丘無以加焉詩云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杞之謂歟

夏六月王剛中卒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

適拜簽書帝謂錢端禮虞允文曰三省事可與洪适共議自是東西府始同班奏事

秋八月立鄧王愭爲皇太子

愭帝長子也

虞允文罷以洪适叅知政事葉顒簽書樞密院事○錢端禮罷

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叅闕之甚急太子愭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坐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者皆被斥吏部侍郎陳俊卿言本朝不以戚屬爲相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帝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俊卿知建寧及太子立端禮不得已引嫌奉祠

九月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葉顒叅知政事

丙戌

二年 金大定六年 春二月金左丞相僕散忠義卒

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與人交侃侃如也善馭將卒能得其死力爲宰輔數年知無不言故能以外戚兼任將相以功名終

發明 凡卒愭國臣録賢也僕散忠義謙以接下敬儒重士乃金之賢臣矣故特具官以予之是故臣之賢者則雖夷狄僭國必褒而不棄見君子之心樂與人爲善矣後皆倣此

三月洪适罷

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中書舍人半歲四遷至右相然無大建明以究其所學會霖雨适引咎乞免帝從之

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汪澈罷

澈在樞府帝密訪人材澈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無私不欺爾其自奉清約賤貴弗渝

五月脩建康行宮○葉顒罷以魏杞參知政事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院事○秋八月林安宅免以劾葉顒子受金失實出居筠州

冬十一月汰冗兵○寧遠昭慶節度使楊存中卒存中出入宿衛四十年忠義勇敢而寡過大小二百餘戰未嘗大衂上皇最眷念之

發明 一字之褒羨於華衮一言之貶若捷市朝存中出入宿衛四十餘年忠義勇敢而寡過是亦中興之良將也卒而具官豈過予乎

十二月以葉顒知樞密院事○以葉顒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

先是帝猶鞠戲又將遊獵白石俊卿上疏力諫至引漢桓靈唐敬穆以爲戒後數日入對帝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遂有是命

置制國用司以宰相領之

議者言近以宰相兼樞密使蓋欲使知兵也而不知財穀出入之源可乎且唐制宰相兼領三司使於是詔自今宰相可帶制國用使參知政事帶同知

三年 金大定七年 春二月出龍大淵爲浙東總管曾覿爲福建總管

大淵覿怙寵擅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多坐斥至是中書舍人洪邁言於陳俊卿曰大淵覿言鄭聞當除右史其當除其官信乎俊卿以邁言質於帝帝怒遂出二人于外

以虞允文知樞密院事○帝從太上皇幸玉津園

獲從幸聚景園歲以爲常

發明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又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從親之令雖爲大孝然亦有可否於其間者蓋王者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常奉之外何者非樂奚必他幸以縱耳目之欲乎苟或太上欲幸必婉詞以諫之諫而不從孝宗亦不宜與之同幸也夫何徇小諒而忘大義與其陷親於不義盍若力爭於其微鳴呼若孝宗者知盡私恩而不知天下之公議也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深貶耳

三月秀王夫人張氏卒

帝成服於後苑

夏五月太傅四川宣撫使新安王吳璘卒

璘剛勇喜大節畧苛細代兄玠守蜀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聲亞於玠卒贈太師謚武順上皇嘗問勝敵之術於璘璘對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上皇曰此孫武子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雖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尋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

發明 璘守西蜀二十餘年屹然爲羣之保障摧鋒破敵威名遐著蜀帥自玠之亡惟璘而已豈不爲中興之良將乎綱目卒而具其官爵所以表其忠勤之節以示勸耳

六月皇后夏氏崩

謚曰安恭

秋七月太子惜卒

謚曰莊文

攢安恭皇后于脩吉寺○冬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雷

葬顒魏杞免

帝以郊祀而雷出非時用漢制罷顒把相顒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

發明 天變不虛生必人為之感而後生時十一月雷未可以出而雷出地奮焉則是陰陽失常此所以為異耳夫宰相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和群庶陰陽失常宰相之責也顒把既為相國變理無狀而致天變其應明矣故書葉顒魏把免於天變之下則其坐此而免者也雖然孝宗因災異策免宰臣宜矣然其自為則吾不知也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無咎冬月而雷固異祀天地而雷尤異也孝宗不能反躬自責而乃歸咎宰相傳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綱目詳書于冊交貶之爾

廣義 按曆法十一月者乃復之初爻所謂雷在地中者也其出固非時矣況合祀天地精誠感格非他事可比故曰國之大事是也于時孝宗逡巡畏縮不能奮乾剛之勇以定復讐之謀緩於祖宗之恥急於夷狄之平叔尊外夷姪卑中國所失莫大於此故於合祭之時而天地適彰其過也今乃不知反已而歸罪顒把不亦謬乎

以陳俊卿叅知政事劉珙同知樞密院事

珙自湖南召還初入見首論獨斷雖英主之能事然必合衆智而質之以至公然後有以合乎天理人心之正而事無不成若棄僉謀徇私見而有獨御區宇之心則適所以蔽四達之明而左右私昵之臣將有乘之以干天下之公議者又論美餘和糴之弊帝皆嘉納之授翰林學士復上言世儒多病漢高帝不悅學輕儒生臣以為漢高帝所不悅者特腐儒俗學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帝稱善遂拜樞副珙因薦張栻汪應辰陳良翰學行于帝

廣義 觀分注劉珙告孝宗之言則知自漢以來知高帝之深者無如珙也

十二月金出蒲察通為肇州防禦使

通為殿前右衛將軍金主惡其人出之於外臨發賜金帶論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

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因顧謂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又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才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爲避忌也

廣義 金主雍之治國也駕馭英雄搜訪賢才開誠心布公道書之于冊炳乎可觀雖以孝宗之賢不能過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信哉

戊子

四年 金大定八年 春二月以蔣芾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詔芾常朝贊拜不名芾辭許之

以王炎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行乾道歷

帝以近世歷學失傳士大夫無習之者新歷比舊特彼善于此乃不別製名只以乾道命名

秋八月劉珙罷

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奉詔按視兩淮城壁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琪乞罷琪忤帝意遂罷琪陳俊卿言琪正直有才願留之不聽

廣義 抑觀王琪擅令揚州增築新城揚民言不便者則王琪之罪不待辨而明矣夫何孝宗不悅劉琪之言致其罷去而不留耶蓋孝宗非不知劉琪言琪之罪爲當而琪亦不當去者也特發於私意之不可已耳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琪其有焉若夫親君子遠小人則孝宗不能無愧矣

冬十月起復蔣芾爲尚書左僕射以陳俊卿爲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芾辭許之

芾六月以母喪去位至是起復之有密旨欲今歲大舉芾奏天時人事未至帝不悅

大閱于茅灘

帝親御甲冑指授方畧命三司合教爲三陣戊甲耀日旌旗蔽天六師驩呼犒賚有加

發明 書予之也按胡傳曰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衆庶修戰法獨詳于三時者爲農隙故也桓書八月不時矣先王寓軍政于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禦也懼鄭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春秋非特以不時失禮書也乃天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孝宗既爲天子非諸侯之比以農隙而大閱欲恢復而訓武豈桓公不時非禮之擬哉綱目取法春秋敬其所書如此

十二月召建寧布衣魏掞之以爲太學録

掞之師胡憲與朱熹遊諸司薦其學行召赴行在入對帝曰治道以何爲要掞之奏治道以分臣下邪正爲要詔除太學録時將釋奠孔子掞之請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爲先今一以空言浮說取之非是其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者無不抗疏盡言至三四皆不見省遂罷爲台州教授尋以病卒聞者惜之

西遼普速完殺其夫蕭朶魯不其舅斡里剌討誅之而立耶律直魯古

權國事普速完與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朶魯不爲東平王而殺之朶魯不之舅斡里剌以兵問罪遂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迎夷列次子直魯古立之改元天禧

發明 夷狄相殺不書此何以書扶三綱也蓋朶魯不夫也普速完妻也普速完與朶魯不之弟私通彝倫顛倒況又殺其夫天下之大惡也故其舅率兵問罪而特正討誅之名見綱目扶理遏欲之意不以夷狄而亦臧然後三綱正天理明而亂臣賊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

五年 金大定九年 春正月措置兩淮屯田

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猝渡兵恐不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陣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頗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

資歷捐以財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亦以爲然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辭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

二月以梁克家簽書樞密院事○罷制國用司○以王炎參知政事三月召四川宣撫使虞允文還以炎代之

陳俊卿薦允文才堪將相故也

夏五月帝不視朝六月始視朝

以射弩弦斷傷目故也陳俊卿言于帝曰陛下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爲腹心使武猛之將以爲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英聲義烈不出於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慴於千萬里之遠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

發明 天子富有四海一日萬機出視朝政毋敢曠廢孝宗月不視朝分注以爲射弩傷目也射弩傷目是爲有疾不言疾自是帝無疾不視朝也此見君子所書之意若仁宗英宗不視朝者必於此書帝有疾所以明其有疾之可書也孝宗未能忘騎射者蓋志圖恢復耳苟能任賢才足財用明賞罰鼓士氣恢信義懷歸附則恢復之規模庶幾可成也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綱目書帝不視朝而不書其故不再貶而失自見矣

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秋七月以曾覿爲浙東總管

先是龍大淵死覿在福建帝憐欲召之劉珙奏曰此曹奴隸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預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總朝綱也帝納珙言命遂寢既而覿垂涕陳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覿入見詔進覿一官爲觀察使俊卿及虞允文諫不可竟申浙東之命覿怏怏而去

廣義 曾覿小人也嘗與龍大淵怙寵擅權周必大金安節等嘗極論之則其志向之惡蓋可見矣或曰然則孝宗何過寵於二人至於大淵之死又欲召覿而用之邪曰孝宗以其潛邸內知客故也此焉若

非劉珙等極諫則覿必爲鼠之胥雖不可必其惡如秦檜湯思退然其爲孝宗之累要亦非淺噫孝宗不以昔日諸賢之論罷覿今又欲用之則其溺愛不明難乎免於春秋之責若夫劉珙等決去小人使其怏怏而去則其剛果之氣雖以孝宗爲君亦不能奪迄今凜乎可仰大易夫之九三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無咎當於劉珙諸公頌焉

八月朔日食○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薦退抑奔兢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允文爲相亦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故所用皆知名士

庚寅

六年 金大定十年 夏四月罷吏部尚書汪應辰

應辰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皆側目上皇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帝過之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汪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時賜發運使史正志緡錢二百萬爲均輸和糴之用應辰三上疏論之遂出知平江府然水銀實非買應辰家也

發明 朱子曰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孝宗聞上皇水銀之說積怒應辰遂因諫事出知平江孝宗信讒拒諫之心不能無也嗚呼當用人之際而反忌正人帝之心抑如何哉書罷而不去其官義自見耳

五月陳俊卿罷

虞允文建議遣使如金以陵寢爲請俊卿以爲未可允文請不已帝手札論俊卿俊卿奏曰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然大事須萬全俟一二年吾力稍完乃可不敢迎合意指以誤國事帝意方鄉允文俊卿以論不合因

力求去逐判福州陛辭猶勸帝遠
佞親賢脩政攘夷泛使不可輕遣

廣義 允文俊卿賢者也使其協心以相孝宗則其事業不在蕭曹房杜丙魏姚宋之下夫何俊卿不以国耻為念而遽爾去邪藉使允文之議非矣亦當忠告善道烏可自相矛盾而悻悻去為哉雖然俊卿之去而孝宗不留者非有他也以其論罷曾覿故也君子獨咎俊卿可乎

夏相任得敬脅其主仁孝中分其國請命于金金主不許

初仁孝之嗣位也国内多乱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国專政二十餘年陰蓄異志欲圖夏国誣蔑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異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麗嶺地與得敬自為国且上表于金為得敬求封金主以問宰相尚書令李石等曰事繫本国我何須焉不如因而許之金主曰有国之主豈肯無故分国與人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況夏国稱藩歲久一旦逼于賊臣朕為四海主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未知措意之由來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

發明 分國請命皆仁孝自為之曷為歸獄於得敬原情定罪故也得敬陰蓄異謀欲篡夏國勢焰薰灼浸不能制仁孝不得已而從之又可遣其僭逼之罰乎既而丐命于金金主不許得敬姦心為之頓挫然則金主不納叛之心其正大可想見矣徽宗中國之君尚有納叛之失若金主者豈不能知其義哉嗚呼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死上下之分也故特書不許所以深嘉而亟予之耳

廣義 觀綱目所載得敬分國之事則知金主意在討逆其剛正之氣宛然如在君子烏可以夷狄視之哉

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為金國祈請使

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礼蓋泛使也紹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搨前跪進帝降榻受書以授内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伴使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為請成大

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之金主太駭曰此豈獻書處邪左右以笏摽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覩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礼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土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臣雖未知境內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陽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脩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脩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廣義 觀南軒告孝宗之言可謂老成謀國深切時病而事出萬全者也孝宗不此之慮而遽爾請求陵寢其失自可見矣

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冬十月高麗翼公晧廢其君睍而自立

晧睍弟也以讓國奏于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晧篡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詳問晧復取睍表言父遺訓傳位于晧金主乃封之

發明 高麗皆華即夷人神憤怒其種類自相篡奪本無足錄然而翼陽廢其主而自立特書于冊所

以見君臣大義雖夷狄醜類之中亦昭然首上足下之不可紊也前史止載貺讓國於翼陽公晧至綱目始正名定罪直書廢其君貺而自立皆所以扶三綱立人極不以夷狄僭竊之故而廢斯義其垂訓也大矣臣故因而論之

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

起居舍人趙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陵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雄辭歸金主謂雄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請葬洛山陵如不欲欽宗之柩我當爲爾國葬之

發明 嗚呼宋無能爲於斯益信孝宗痛念山陵遣使祈請前有范成大後有趙雄可謂有孝思之誠然畢禮懇求卒無應者是黠虜不可罔之以恩信也觀其謂雄之言豈不深爲宋恥乎吁欲得陵寢而不知所以得之之方徒示屈辱果何益哉孝宗號稱英武銳志恢復然其所爲不過如此則其餘蓋可見矣一書再書深貶之也

辛卯

七年

金大定十二年

春正月朔上太上皇尊號

廣義 金主一言以折趙雄而雄即語塞者是蘇之識見可謂明也冠屨倒置君子慨焉

帝尋諭輔臣曰前日奉上冊寶上皇聖意甚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常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勇讐未復日不遑暇如宮中臺殿上皇時爲之朕未嘗敢增益上皇列宮徘徊周覽爲之興嘆頗訝其不飾也

發明 所貴乎孝子者以其能承順父母之志恢弘祖宗之業而已帝於家人之禮亦頗盡恭抑末也然於大本則未盡焉孝宗受上皇付託之重享祖宗天位之榮大恥未雪故疆未復而徒假尊親之道起追遠之心上尊號求陵寢欲以此而成孝子之名嗚呼陋矣受禪十年封疆如故易臣稱姪肆爲美圖然則何益之有哉直書于冊深譏之也

金禁群臣相饋獻

尚書省奏汾陽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金主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節辰饋獻不必此而不問小官饋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

帝作敬天圖

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事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名曰敬天圖虞允文對云惟陛下盡躬行之實敬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帝深然之

廣義 大抵人主一心莫大乎敬而敬莫大乎敬天能此則君德日新而日進乎高明不能此則君德日昏而日流于汙下孝宗有見乎此故有是圖之作其在藩邸而有得於師傅之賢者於此可見

二月立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進封慶王愷為魏王

莊文太子卒慶王愷以次當立帝以恭王惇英武類已越次立之而進封愷為魏王判寧國府帝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須當多置僚屬惇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薛居州亦無益也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焞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

廣義 前書作敬天圖以見孝宗脩身之道著繼書立太子而擇多士以薰陶之以見孝宗教子之法明脩身教子兩得其道則孝宗之心應乎無愧矣厥後光宗不能克遵父訓而以逆道自處其得罪於乃父也多矣或曰孝宗教子若此而光宗所為若彼者要亦孝宗教子未盡其道而隆之以虛文也曰是不然也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持是以論人子之賢否則堯舜其亦不善於教子者歟

詔僧寺道觀毋免稅役○三月金葬欽宗皇帝於鞏洛之原

以一品禮

發明 欽宗客死窮廬歷年既久未聞特命一使迎歸旅櫬而徒今年賀正旦明年賀生辰或更受書之禮或請鞏洛山陵玩歲愒日忘親釋怨不亦謬乎欽宗之柩宋不能葬而金乃葬之苟有人心者於

馬而變矣顧乃偷安忍恥置於度外可勝嘆哉書金葬欽宗所以予存厚也予在金則罪在宋矣

廣義 金主嘗曰如不欲欽宗靈柩我當為汝國葬之至是果然獨悲夫欽宗生為萬乘之主歿為一品之臣旅魂飄飄戎狄是依而不得一皇族之臨壙者實可哀也後世有國中土而欲安其危而利其菑者盍以欽宗戒焉

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未拜而罷

說妻吳氏太上皇后女弟也說因攀緣親屬擢拜樞府命下朝論譁然未有敢誦言攻之者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獨上疏切諫且詣朝堂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栻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帝感悟命遂寢

夏四月詔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起復劉珙為荆襄宣撫使珙固辭不起

珙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適喪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有改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威靈邊陲幸無大吹之警臣乃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体國其敢禁無一言以養明哲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脩賢不得用賦斂日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削士卒以事包苴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闊畧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之卒規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致寇且荆襄四支也朝廷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帝納其言為寢前詔

發明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雖天子之至貴以逮人之至賤揆之於禮莫不皆然是故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苟無金革不得已之事則不可也洪能六疏辭之固執不起自非明於大義而不爲富貴之所滛者烏能力沮君命而莫或撓之乎昔宰我欲短喪孔子責之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人子苟能明此則必不能自奪其喪以取富貴也故不曰辭而曰固辭所以深予之耳

廣義 洪嘗陳聖王之孝於孝宗以明理正心爲萬事之綱今觀其手疏之言則知其才識之高遠也非聖賢之徒其孰能之

秋七月加王炎樞密使○冬十月金人來聘

金使烏林荅天錫來賀生辰要帝降榻問金主起居�fl允文請帝還內命知閤門事王抃諭天錫以明日會慶節就見天錫沮退

金主雍幸太子宮

金主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予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

廣義 分注備載金主命其子之言句句是實且以唐太宗之言爲非何其切於理哉由是知唐太宗所謂至誠治天下者乃其僞也非誠也今也雍之所言乃出於中心之誠豈僞也哉嗚呼孝宗有敵國之君如此宜乎弗克成其志也昔張華告晉武帝曰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未可圖也其信然矣

壬辰

八年 金大定十二年 春二月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以震允文梁克家爲之並兼樞密使

尋又省侍中中書令尚書令之官以左右丞相充其位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宰相陰主張說欲伸前命故出栻知袁州栻在朝僅一年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宰相近習皆憚之

廣義 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也今允文進張說之不肖而退張栻之賢者則顛倒是非矣其如相業何嗚呼允文所行若此則有虧於向之事業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戒焉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等四人

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論說不可執政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帝詔翰林學士王曮草制權給事中姚憲書行而罷四人都人作四賢詩以紀之

發明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此人君之職也建官不賢則百事惰位事不能則衆務隳張說陰柔小人擢居執政之列名器不亦濫乎張栻前既極論其非而罷職李衡此復力諫其失而貶官嗚呼孝宗溺愛一小人而罷黜衆君子是蓋不信仁賢也則国為之空虛矣詳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外戚用事爲禍非小況樞密爲六軍所轄豈庸才之可辯邪故西漢寵任外戚炎劉遂爲賊莽所移向非光武建旣之功則劉氏幾不血食矣孝宗不此之鑑前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因張栻論罷之今其用說之意益堅於前遂罷四賢而卒用之獨不思曰勍敵未殄大讐未復倘用說而敗国則必貽笑於天下後世矣又況人心不同如其面目兵柄之典誠非細事即當因衆論而以義割恩可也今則遠衆論之公執一已之私孝宗之失可勝言哉

曾懷叅知政事王之奇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金右丞相紇石烈志寧卒

金主嘗宴群臣於太子宮顧志寧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及卒甚悼惜之曰志寧

臨敵身先士卒勇敢之氣自太師梁王後未有如此人也

秋七月以曾覿為武泰節度使○金罷保安蘭安榷場

金主謂宰臣曰夏国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也命罷之

罷虞允文為四川宣撫使

帝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頴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有文學為時所推重帝不報而用曾覿所薦者允文梁克家爭之不從允文遂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国公陛辭帝諭以進取之方期日會河南御正衙酌酒賜之俾即殿門乘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榮

廣義 虞允文陳俊卿張栻李衡王希呂周必大莫濟賢者也一時罷去曾覿張說不肖者也一時用之孝宗遊小人遠君子如此得無愧乎金主雍乎君子以恢復之事望孝宗殆恐其難矣雖然允文之用張說乃啓君寵倖之門也故綱目不書虞允文罷而書曰罷虞允文者其亦不滿於清議云

癸巳

冬十二月金去金銀坑冶之稅

不禁民採

發明 治國者不以專利於國惟當公利於民專利於國則利國而瘠民公利於民則益民而薄國然國有常賦足供其需不必他求以附益也蓋坑冶金銀地之所產金能去其賦稅不禁民採則是有公利於民之心也大定之治不亦宜乎故特書以予之

九年 金大定十二年 春正月王炎王之奇罷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鄭聞簽書院事○夏五月朔日食○金禁女真人譯為漢姓○秋七月金復以會寧府為上京○冬十月梁克家罷

克家時獨相貴戚權幸不多假借而外濟以和至是以議金使朝見受書儀朝廷欲移文泗州示金生辰使完

顏襄使正其禮克家以爲不可與張說不合遂求去出知建寧既而金使果不從

以曾懷爲右丞相鄭聞參知政事張說知樞密院事沈夏同知院事

發明 宰相樞府國之大臣而以曾懷鄭聞張說沈夏等爲之則是碌碌無所建明者政事之不治亦可知矣故備書于冊以深譏之

○十二月沈夏罷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

甲午

淳熙元年 金大定十四年 春二月少保四川宣撫使雍公虞允文卒

先是帝密詔趣師期允文奏軍須未備帝不樂至是帝遣二介持御札賜之介至而允文薨數日矣贈太傅謚忠肅命鄭聞代爲宣撫宋臣曰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只復刻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

發明 允文天性公忠達於政事采石之戰轉危爲安功雖未就然其志爲可尚已若允文者豈非爲宋室之賢相乎故卒而特具官爵以予之

夏四月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憲罷以衡代之○曾懷罷秋七月復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八月張說免

帝廉知其欺罔也

發明 孝宗廉知張說之奸一旦去之如脫敝屣則中心明決亦非甘受人之欺罔者故綱目特以可免例書所以罪說而予帝也

廣義 孝宗早悟張說之姦南宋幸焉

以楊倓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鄭聞卒○十一月朔日食○以龔茂良參知政事○楊倓罷○曾懷罷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衡有才智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人謂出於曾覿

十二月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以沈夏爲四川宣撫使

乙未

二年 金 大定十五年 夏四月宴輔臣于玉津園

帝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發明 凡書宴讌之也是時天下未一民心未寧境內粗安政事多闕中原故地未入版圖祖父深讐弗克償雪此正君臣痛心感嘆不遑寢食之秋也夫何肆宴玉津君臣同樂略無一毫憂戚不安之意則其忘哀縱侈爲何如哉

廣義 前書孝宗薦知張說之欺罔而免之此則載其欲公心以銷朋黨之禍何其見之明而言之當哉大非前日近小人遠君子之心也傳曰如日月昏蝕復其舊而光彩炫燿不其諒哉君子觀孝宗之遷善改過則知和靖諸賢之有裨于青宮也不少矣

六月以沈夏同知樞密院事罷四川宣撫司○秋八月以左司諫湯邦彥爲金國申議使九月葉衡罷

帝謂執政選使求河南陵寢地葉衡奏邦彥有口辯宜使邦彥請對問所以遣知爲出於衡恨之因奏衡對客

有訕上語帝大怒罷衡

沈夏罷○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

謚忠簡

發明 趙鼎弘濟艱難忠精公亮固非他相之比不幸見忌秦檜廢棄遐方齎志以沒顧不惜哉高宗既知其賢而不能贈其官爵孝宗奮然惻怛舉行是典既贈以太傅之官又追封國公之爵是蓋公議之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沒者高宗不能行而孝宗行之可謂行人之所不能行之事人心天理庶幾爲之暴白矣故特表而出之

高麗將趙位寵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不受

位寵高麗西京留守也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叛附于金金主曰朕懷綏萬邦豈助叛臣爲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

發明 亂臣賊子歎世盜名有逼其君而篡之位者有據其地而降之敵者皆不赦之罪也位寵高麗之留守食君之祿受君之恩而不能忠君之事乃以四十餘城叛附金國金主却而不受則其正大之氣爲可見矣前夏任得敬請命于金而不許此趙位寵叛附于金而不受則誠於貶惡而非矯飾以欺人者若金主者誠可與論中國之道矣故特書不受者所以重予之也

閏月以李彥頴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

三年 金大定十六年 春三月朔日食○夏四月金始命京府設學養士

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脩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

發明 設學養士治國良規金主能舉而行之可謂用夏變夷者矣綱目凡夷狄行中國之事則必進

而書之所以不沒其善也

廣義 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之能行而至雍始行之也雍其賢矣哉

六月召朱熹爲祕書郎不至

先是陳俊卿劉珙薦熹爲樞密院編脩官累召不至梁克家奏乞褒録之帝曰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命主管台州崇道觀至是龔茂良言熹操行耿介除祕書郎熹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也力辭不至會復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改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史浩復薦熹知南康軍再辭不許至南康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間詣郡學引士子與之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發明 君子之出處必合乎時中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朱子具豪傑之才兼聖賢之學安貧守道廉退自若前因陳俊卿之薦而命主崇道觀此因龔茂良之薦改除祕書郎其意以爲因嘉廉退而改官是冒進擢而罔利是以寧辭君命豈肯苟榮然則出處之節非合於時中乎朱子樂道忘勢不欲詭隨向非明於禮義而卓然不惑者其能爾哉世有昏夜乞哀驕人白日而竊斗升之祿以自贍者視此少知顏汗矣特書不至深美之也

廣義 文公動輒得謗而使孝宗不能信任者豈天未欲平治有宋歟書曰不至者君子爲孝宗惜也

湯邦彥有罪流新州

邦彥至金金人拒不納旬餘乃引見夾道之士皆控弦露刃邦彥怖不能措一辭而還帝怒其無狀詔流新州自是陵寢之議遂息

秋八月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院事○冬十月立貴妃謝氏爲皇后

后丹陽人幼孤鞠於翟氏因冒姓翟及長被選入宮侍太上皇后后以賜帝累位貴妃夏后崩中宮虛位妃侍

帝過德壽宮太上論
帝立之後姓謝氏

罷鬻爵

詔曰鬻爵非古也夫理財有道撙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爵以益貨財朕甚平取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賑饑有裕于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

丁酉

四年 金大定十七年 春正月高麗致貢于金

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

二月帝謁孔子遂臨太學

發明 謁聖臨學此固帝王興學育才之盛心也孝宗行之不能無譏焉夫以祖宗之地弗克復之尺寸祖宗之恥弗克償之毫末而遂以江左爲久安之計視金虜爲可親之圖委靡無爲苟且度日但云汴表肅清吾國之天塹也邊塵不擾吾國之武備也而乃謁孔子臨太學偷安忍恥粉飾太平豈不曰既與虜和盟不可敵既而易世讐不必復嗚呼戴天之讐雖萬世亦不忘也孝宗即位之初頗有復讐之志自是以後漫不足論矣良由蔽固已深天理斁喪不能不流之於宴安之域也綱目於予之之中而寓貶之之意者此類是已

廣義 史稱幸學自文公脩綱目而改曰臨此亦曰臨者續其義也

○金葬宋遼宗室于河南廣寧舊陵○夏六月罷龔茂良放之英州

自葉衡罷茂良行相事會帝思史浩自明州召爲醴泉觀使兼侍講茂良亦覺眷衰求去帝曰朕以經筵召浩卿不須疑既而曾覿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蔭補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光祖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借者朝廷大體帝諭覿往謝

茂良取光祖於臨安府撻之御札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帝遣使諭復位會覿黨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帝怒罷光朝光朝與茂良同里茂良遂引疾求去出知建康茂良猶手疏恢復六事帝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廓然因劾之遂責降英州安置以子卒于貶所

廣義 嗚呼茂良可謂見幾明決者矣然而既去而猶不忘恢復者忠之至也若夫孝宗怒茂良恢復之言其與高宗一律矣夫何取哉

以王淮參知政事○秋七月罷王雱從祀孔子

發明 王雱從祀此固前人之陋習孝宗嗣位毅然罷黜畧無寬恕使積年之故澌一旦渙然冰釋天理正而人欲消自我作古不亦美哉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戊戌 五年 金大定十八年 春正月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

未幾祕書郎趙彥中復疏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大經聖賢為師可矣而別為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帝從之

發明 傳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程子以正道而遺世乃人之所好者安石以邪說而誣民乃人之所惡者廓然請禁安石之說得矣請禁程子之說則非義焉蓋頤之學皆六經聖賢之道今而請以六經聖賢為師未聞頤之學有外於六經聖賢者乎廓然知愛惡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者也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三月李彥頴罷○以史浩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王淮知樞

密院事趙雄參知政事

帝謂浩曰自兼衡罷虛席以待卿久矣

夏四月以陳俊卿判建康府

時曾覿王抃甘昇三人盤結擅政進退大臣權震中外士大夫爭附之俊卿自興化赴建康過闕入對因極言三人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以中批行之等事且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太變帝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臣恐二人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帝感其言

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罷○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太尉提舉萬壽觀李顯忠卒

顯忠生而神奇立功異域父子破家徇國志復中原見忤秦檜屢遭廢黜符離之役又爲邵宏淵所忌竟無成功帝嘗奇其狀貌畫像命繪像閣下卒謚忠襄

發明 顯忠出自降虜忠於朝廷破家徇國志復中原見忌權奸弗克遂願可勝惜哉卒而具官蓋予之也

冬十一月史浩罷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

廣義 孝宗以史浩潛邸舊臣擢以爲相至是罷之則其恢復之志若可以無沮矣而卒不能全中興之美者失諸正鵠也而由乎人哉

己亥 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夏旱詔求直言

知南康軍朱熹上疏其畧曰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綱紀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

理閉塞私邪然後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盜陛下之權竊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臣恐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知之帝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諭趙雄令分析雄言於帝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帝以爲然詔以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

發明 春秋僖二年冬書不雨三年春書不雨夏書不雨每時而書不雨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也文公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又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厲三時而總書不雨者君子謂其無志於民也孝宗是時君德清明勤卹民隱每有饑旱輒書于冊令而夏旱詔求直言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孝宗之有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

庚子

廣義 嗚呼文公一疏切于時病深中孝宗之膏肓也孝宗讀之大怒是何護疾忌醫之甚邪噫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豈獨文公哉

七年 金大定二十年

春二月魏王愷卒

愷寬慈爲帝深愛雖出於外心每念之賜賚不絕及卒帝泫然曰向所以越次建儲正爲此子福氣薄耳謚惠憲二子擴柄擴早卒

右文殿脩撰張栻卒

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年四十八帝聞之嗟嘆不已朱熹與黃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栻頴悟夙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爲人表裏洞然勇於從義無毫髮滯吝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可以人主意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

義之臣難得栻對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伏節死義帝又言難得辨事之臣栻對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辨事之臣若但求辨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覿覿舉手欲揖栻急掩其窻櫺覿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栻聞道甚蚤朱熹嘗言已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栻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錄諸葛武侯傳經世紀年行于世嘗言曰學莫究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有爲焉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

發明 張栻得道學之正傳爲諸儒之倡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顯死不忘是誠不負所學者矣故卒而具官以深予之

夏五月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

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然之

冬十二月資政殿學士致仕胡銓卒

謚忠簡

發明 胡銓始終不主和議見忤權姦擯斥散地今已久矣故卒而具官特書致仕者所以著其忠鯁自守不容於朝云爾若曰世有斯人不能大用而使之卒老衡茅哉綱目書此是蓋予胡銓而罪當時也

辛巳

八年 金大定二十一年 春正月詔罷內侍兼兵職

時擬以德壽宮提舉陳源帶浙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不當帝諭宰執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進呈太上亦以爲然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廣義　抑觀內侍典兵柄肇自魚朝恩觀軍容使也至徽宗時童貫加封王爵則極其盛焉夫自古國君付戎事于閹宦者鮮不無喪師失律之罪憤軍蹶將之羞也孝宗有見于此故決意愈允汝愚之論駁而斷然爲之罷者其識見之高豈直南宋之君而已哉綱目直書其事于春王正月之下其喜慶之意多矣

金追廢亮爲庶人

討其弒熙宗也

秋七月著作郎呂祖謙卒

祖謙東萊五世孫也自其祖好問始居婺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友張栻朱熹學以關洛爲宗旁稽載籍心平氣和不立崖異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言忽覺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居家之政皆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著讀書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辨志錄皇朝文鑑行于世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發明　祖謙以穎異之資爲時推重而學以關洛爲宗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則其風度蓋可想見矣卒而具官深予之也

八月趙雄罷

雄自四川幕官陳恢復之策爲帝所奇不數年致位右相每進見必言二帝在沙漠及帝春秋有言雄多私里黨者帝疑之會朝見帝命從中出雄遂求去乃出知瀘州

以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

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

九月錢良臣罷○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

下熹社倉法于諸路

浙東大饑王淮薦熹即日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熹始拜命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則米已輳集熹日鉤訪民隱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于民者悉釐革之有短熹者謂其疏于為政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為甲甲推一人為首五十家則推一人通曉者為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欠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貸之其以濫惡不實還者有罰

發明　救荒無善政惟君子為能善之梁惠王之移民粟晉惠帝之問食肉糜此可謂之善救荒乎是時浙東大饑薦熹提舉熹乃募集米商量加賑䘏民無業色財不匱乏苟非素熟經綸之才者曷克臻此社倉法行民皆受息由是不惟行於一路而且行於諸路不惟一路之民被澤而諸路之民均被其澤也是知聖賢之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綏來動和之效亦可想見耳故特書以深予之

廣義　抑觀文公社倉之法通百世而無弊者也後世願治之君信能行此尚何老稚溝壑而壯者四方哉實養民之首務也文公得行其道於孝宗即易所謂何天之衢者歟綱目大書于冊者幸南宋也

壬寅

九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夏六月謝廓然卒○秋七月以李彥頴參知政事○九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以朱熹為江西提刑熹辭不拜

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且爲姻家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

發明 君子公而不私群而不黨知有王法而不知有權勢知有其君而不知有其身唐仲友乃王淮同里且爲姻家爲民所訟按既得實執不以宰相之姻而避嫌乎朱子執法不容上章力論王淮既匿其情而又論之不已由是奪其新命以授朱熹君子豈可以貨取乎故力辭不拜遂乞奉祠嗚呼是知君子豈立心介然獨立罔肯自貶以同流俗求其合義而已夫豈以權勢之故而易吾之所守哉綱目書此所以明聖賢存心之至公君子操行之不苟也

廣義 不以私恩廢公義此仁人君子公平正大之心也傳曰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之謂也然則文公肯以王淮薦已之恩以贖仲友哉若然則是私也非公也此文公所論仲友之益力也曰然則淮何以奪仲友之新命以授文公哉曰此非淮之本心也出於忿恚之不平也況不由於天子之命也此文公所以辭之而不拜也

癸卯

十年 金大定二十二年 春正月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罷○以黃治爲御史中丞

治爲中丞盡言無隱然所論列未嘗擿摭細故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帝深然之治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二月內侍陳源有罪竄郴州

源提舉德壽宮侍恩專恣其厮役亦補官帝聞而惡之乃竄郴州籍其家以進德壽宮

夏六月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

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怨朱熹欲沮之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疏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

信用帝已惑其說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矣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于假其名以濟其偽者邪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爲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蓋指熹也帝從之由是道學之名貽禍于世後直學士院尤袤以程氏之學爲陳賈所攻言於帝曰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文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退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且入其中俱無得出此豈盛世所宜有顧狗名責實聽言觀行人情庶不懷於疑似帝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真偽相亂

發明 所謂道學者純然不雜粹然至正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皆此道也治天下者以是道爲綱維脩其身者以是道爲措範安可禁耶王淮以唐仲友之故深怨朱子欲謀沮之由是陳賈鄙夫趨順風旨上章詆毀厚誣聖賢嗚呼以道學爲詭異其欺天罔人莫此爲尤自是道學之名貽禍於世矣雖然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吾道如青天白日大明於世豈一狗彘所可謗訕哉故直書以著其罪

廣義 文公之起王淮之薦也至此淮因仲友之故遂陰壞文公帝王道統之學是自絕于賢也惡在其爲薦賢哉使孝宗如商之高宗周之宣王中興燭理之君則雖百淮千賈安能貢其說哉孟子所謂我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臣亦曰文公不遇孝宗亦天也王氏之子焉能使文公不遇哉

秋八月以施師點黃洽參知政事○冬十一月朔日食

甲辰

十一年 金 大定二十四年 春三月金主雍如會寧

金主將如會寧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金主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太子乃受守國寶

夏六月以周必大爲樞密使

乙卯

十二年 金 大定二十五年 春二月禁胡服番樂○夏四月金主雍還燕

金主曲赦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自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謂群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舍去萬歲之後當置朕于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遂宴宗室宗婦于皇武殿賜官賞賚有差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亦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群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金主曰吾來數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自爲汝等歌之其詞道王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歌畢泣下群臣宗戚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夫人更歌本曲如私家之會既醉金主復續調至一鼓乃罷明日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金主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宗艱難因泣下數行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金主遂行

丙午

十三年 金 大定二十六年 夏五月宴講臣于祕書省

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

賜處士郭雍號頤正先生

雍之先洛陽人父忠孝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雍傳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乾道中守臣薦于朝召不起帝稔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存問至是賜號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録來上時雍年八十三矣

發明 郭雍躬逢盛世抱道自樂守臣既薦累召不起上念其賢賜號頤正則帝之好賢可謂極其誠雍之慕道可謂極其至矣豈偽隱而徼名者比哉易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其郭雍之謂歟特書于冊深予之也

秋閏七月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

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簏而已人服其清

廣義 留正其曹掾趙抃之流歟書之所以見樞密之得人也

八月日月五星聚軫

發明 建隆間書五星聚奎臣固論之詳矣末有書日月五星聚軫者日月五星聚軫其異甚矣在不脩綱目則爲嘉祥綱目既脩則爲災異不踰年而太上皇崩以致國家之大變則異豈有虛生者乎綱目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可見人心天道安可誣也有天下之責者要當閑邪存誠非禮勿履詎以天道爲玩而忽之哉

○冬十一月梁克家罷

十四年 金大定二十七年 春二月以周必大爲右丞相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時封事多言大臣異同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

秋八月以留正叅知政事○九月太上皇有疾冬十月帝

罷朝侍疾赦○太上皇崩遺誥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帝

致喪三年

太上皇崩帝號慟辟踊踰二日不進膳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文實行三年喪服何妨聽政司馬光通鑑所載甚詳淮對曰晉武雖有此意後來在宮中正用深衣練冠帝曰當時群臣不能將順其美光所以譏之自我作古何害於是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衰服三年群臣自遵易月之令百官五上表請帝還內聽政不許至十二月辛丑禫祭百官釋服復三上表請御殿聽政不許

發明 上皇有疾則孝宗罷朝侍疾上皇殂落則孝宗致喪三年可謂篤於人子孝親之誠矣自我作古不亦美哉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觀孝宗之事高宗可謂始終無間而由中達外者也然不能成恢復之志君子惜焉

遣使如金

以上皇崩遣常璞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留物于金金主以其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劒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

十一月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帝始以白布巾袍視事于延和殿朔望詣德壽宮則衰帽而扶如初因詔太子參決庶務于議事堂左諭德尤袤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臨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便行總辭以彰殿下令德

十二月大理寺奏獄空

發明 有周成康之世囹圄空虛漢文盛德之主僅能幾致刑措亦未及於弗用之地也唐時有雀巢獄樹百官稱賀亦未聞獄空之說也孝宗末年而有獄空之奏迨亦庶幾成康者乎噫以孝宗之賢未必

過於成康以孝宗之治亦未必過於成康而獄空又見於孝宗之世何歟考之宋史孝宗之時未有刑措之事曷爲書獄空必有任其責者揆厥所由夫乃小人媚其君以希爵賞而大爲謬言以欺君也不然綱目何不書大理寺獄空而書奏獄空加之以奏則是出於臣下之寵歟非真有是事明矣綱目書此非予之也實所以罪當時之意云

○金禁女真人學南人衣飾

金主嘗謂從官曰女真舊風最爲純直汝等當習學之不可忘也又曰凡資用當務節省勿妄費至是禁女真不得學南人衣飾

發明 舍氊毛而襲冠帶此夷俗之所以變於中國者也用夏變夷固爲美事奚必禁而絕之乎特書曰禁深貶之也

戊申

十五年 金大定二十八年 春正月復置補闕拾遺官

未幾左補闕薛叔似等上疏劾王淮帝曰卿等官以補闕拾遺爲名專主規正人主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且自思警

發明 人君有脩德之心則必有脩德之政補闕拾遺所以繩糾君過裨益君德者也孝宗能識此義尋復置之可謂知所先務者惜其後之未幾而仍廢於光宗之乎豈不重可哀哉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所以深予之耳

施師點罷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叅知政事○二月金遣使來弔祭

發明 書來弔祭予其能慕義也胡氏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弔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大抵諸侯爲天子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上皇崩金人弔祭是能脩中國諸侯之禮也其褒美之

意自書而
義自見矣

○三月葬永思陵

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衰平相繼其稱祖無嫌太上中興雖同光武實繼微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

夏四月祔高宗主于太廟

下詔曰朕比下令欲袤經三年群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有俟過祔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

五月王淮罷

淮爲相能盡心事上唯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毒痛善類論者譏之

金建女真太學○六月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貶

侍郎林栗知泉州

王淮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于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入對首言陛下居虛明應物之地而天理有所未純人欲有所未盡是以爲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交戰于中顧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察夫天理人欲果天理邪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少有壅閼果人欲邪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徹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帝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覿已死王抃已逐獨內侍井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昇有才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門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以次

牧用而熹聞命之初遷延道途邀索高價門徒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望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帝謂栗言過當而大臣畏栗之彊莫敢深論乃命熹依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言熹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帝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之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耳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於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又拊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脩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鋪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往日王淮秉稟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辭無實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伏望陛下正紀綱之所在絕欺罔于既形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疏入不報會胡晉臣舜俟御史首劾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而去

發明 甚矣君子小人之不容並立也正心誠意脩身大端而以上所厭聞爲言殊不知君子之心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初不計其富貴之得喪也朱子因周必大之薦得授兵部郎官之職而林栗鄙夫以私怨而上言詆罷惜哉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然則君子之道未始因人之毀而可少貶也綱目書貶林栗於未上而罷之後則其坐詆誣而貶之意昭然自明然何以不削其官具官正所以著其妨賢之罪爾

廣義 嗚呼林栗之詆文公實晏嬰臧倉之沮孔孟豈人力也哉

秋七月恩平王璩卒

帝友愛甚至每召璩內宴呼以官而不名賜予無筭卒追封信王

八月朔日食○冬十二月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熹辭不至

熹既歸按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用大臣振舉紀綱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憊精勞心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乃以祕閣脩撰奉祠

發明 君子得時行道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豈以用舍而易其所守乎朱子因詆而旋歸按匭進封事孝宗嘉歎授之以官自常情論之將趨命不暇矣其心以爲引君當道臣子本心苟以言而得官豈非希求進用之嫌乎時止而止時行而行聖賢肯枉尺而直尋哉故寧遠君命力辭不至而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之心裕如也即綱目之所書足以驗朱子出處之正矣

己酉

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春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

發明 書曰辭不至者所以著文公制行之高潔而識時達權也

金主雍太子允恭先卒以孫原王麻達葛判大興尹又以爲右丞相更名璟使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事之體至是即位追號雍曰世宗允恭曰顯宗母徒單氏爲太后○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脩即捐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

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即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口而群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廣義 分注備載雍之事實乃知其爲夷狄一世之賢君也雖中華令主何以過之然曰群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何哉蓋其前後左右無一薛居州而使雍孤立于上也雖然要亦天厭夷德故使之有君無臣僅成一代之小康耳豈人力也哉

黃治罷○以周必大留正爲左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

帝自高宗崩即欲傳位太子嘗諭必大曰禮莫重於事宗廟而孟享多以病分詣孝莫大於執喪而不得日至德壽宮朕將退休矣因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於必大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爲意而進必大爲首相

蕭燧罷○二月朔日食○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爲壽聖皇太后大赦

先是更德壽宮爲重華宮皇太后徙居慈福宮帝傳位太子遂素服退居重華宮

立皇后李氏

后安陽人慶遠節度使道之女也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之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生嘉王擴性妬悍嘗訴帝左右於高宗及壽皇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壽皇亦屢訓敕令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憾之至是立爲后

三月廢補闕拾遺官

御史中丞謝諤論其不可廢不聽自是近臣罕進言者

發明 人君於一念之萌而是非善惡皆可預知蓋補闕拾遺求善急務宋廢之既久孝宗初命復置可謂知先務矣光宗受命即位至是僅克踰月未遑他圖首廢斯職雖違人言畧不之恤光宗之心爲如何哉自是近臣罕得進言而違理悖德之事作矣故直書廢以見不當廢也吁

廣義 光宗即位之初而廢言官則自是之後君德日衰矣書之所以誌光宗不德之基也

夏五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罷

初何澹與必大厚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由是憾必大而德正爲諫議大夫首上疏攻必大罷之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知閤門事姜特立有罪免

特立帝東宮舊臣也帝即位命知閤門事聲勢寖盛留正列其招權預政之罪乞斥逐之帝意未決會參知政事缺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張二尚書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帝大怒詔特立奉祠壽皇聞之日留正真宰相也

庚戌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七

後學 餘杭 周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時泰 廣義

起庚戌宋光宗紹熙元年盡丁卯宋寧宗開禧三年 凡十八年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金章宗璟明昌元年 春正月朔帝朝壽皇于重華宮○二月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譏議道學者

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豐熙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兇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

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明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之言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退亦曰憤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想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為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熄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滅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婺州進士王介策無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為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為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為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發明 君子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當勇而勇則雖鈇鉞有所不能移當威而威則雖鼎鑊有所不能屈自王淮倡禁道學之名陳賈乞禁道學之說正心誠意之道為世大禁脩齊治平之理當時不遵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三四年間無敢言者先祖憤然上疏忠誠激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斯道所晦而復明正義既絕而復續苟非以義理為勇以道德為威者曷克臻此語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君子豈肯負無勇之名哉直書于冊深予之也

廣義 嗚呼道學之在人猶日星之在天也人非道學則三綱淪九法斁幾於禽獸非人也天非日星則晷刻亡五行滅均於杳冥非天也是知人不可無道學猶天之不可無日星也亘古迄今何嘗有熄間有誣妄詆毀之者譬諸陰霾毒霧蔽於頃刻一遇飄風則掃滅殆盡曾何損于日星之明哉故四凶不能蔽之于唐虞防風不能蔽之于有夏藍夷不能蔽于商管蔡不能蔽于周春秋之君自蔽而孔子明之戰國之君自蔽而孟子明之漢自蔽而明之者董仲舒也唐自蔽而明之者韓退之也迨夫有宋朱子遠宗孔孟近述周程闡明道學如日中天如星正度何其正耶夫何王淮陳賈林栗輩以狗鼠之見大擁陰霾剽拖毒霧而蔽之乎未幾卒遇光祖飄風之一掃不能損于日星之明而人心為之一快也噫道學與天

地相為悠久者也日星之亡道學斯滅然則詆誣道學者身豈久於日星哉借曰能久亦無以喻於日星也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臣敢以為文公頌

夏四月以伯圭嗣秀王

伯圭壽皇母兄而秀王子稽之長子也詔即湖州秀園立廟奉神主建祠臨安府以藏神御如濮王故事而以伯圭嗣王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

秋七月以留正為左丞相王藺為樞密使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王藺罷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

辛亥

二年 金明昌二年 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三宮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宮禁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柰宗社何后覘藥實有心銜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為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手宮中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既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后益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怨愈深

發明 易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此言地道順承天施而無所作為猶婦道無違夫子而罔敢專成也故又曰無攸遂在中饋大李后之狡悍妬忌兇暴專輒積之有素由光宗溺愛杜席狎恩恃愛不能禁之於其始而乃受虐於其終唐高宗之於武氏中宗之於韋氏用此道也嗚呼風雨之驟迅天地之震

怒也黃壇之燭戚祖宗之譴告也光宗值此大變罹此大憾近在宮庭弗克詰責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何其愚哉人主視此則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矣此固綱目經世之大訓也

廣義 李后殘虐天道應之如影響孰謂天人之相遠哉大書于冊為鑒昭矣

壬子

三年 金明昌三年 春三月帝疾寖群臣請朝重華宮不果行

帝自有疾重華溫凊之禮以及誕辰節序屢以壽皇傳旨而免既而帝神思寖清宰輔百官下至常布之士以過宮為請者甚衆至有扣頭引裾號泣而諫者帝開悟有翻然夙駕之意既而不果行都人始以為憂

發明 書不果行譏不決也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光宗惑妬婦之讒言父子之天性有疾不朝不得已也疾寖不朝果何說乎由是內外群臣合詞勸請既然開悟復為不行嗚呼光宗於私恩全之為有餘於公義聽之為不足何以摸範天下哉故上書疾寖下書不果行深罪之也

廣義 尚書曰立愛惟親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況光宗乃父之事厥祖克盡其道光宗目覩其盛者也今光宗之於乃父反以不孝答之綱目書曰不從者則其大逆無道之實昭揭萬世其惡可勝言哉嗚呼黃屋中居一不孝之子則國之根本斬矣欲綿亂祚得乎

夏四月以丘宗為四川制置使

初留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不果至是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宗往宗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士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以便宜撫定諸軍許之

六月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

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于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于近習

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不節則財用竭皆切于時病

冬十一月日南至越六日帝始朝重華宮

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留正率百官請重華宮爾慶兵部尚書羅點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黃裳御史黃度尚書左選郎官兼適等上疏請帝朝重華宮不從吏部尚書趙汝愚入對往復規諫帝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諷護於是兩宮之情始通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從容竟日而還都人大悅

后歸謁家廟

推恩使臣鄧從訓等一百八十人

發明 春秋莊二年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傳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后歸謁家廟是光宗不能防閑其妻失夫道也李氏之惡著矣所以病帝也曰夫可以制妻乎適人從夫通乎其下況於天子天子者神人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光宗者事父母以孝待妻子以嚴威刑以督下車駕儀從莫不俟命皇后敢往乎皇后之往也則帝威命之不行嚴厲之不至爾

是歲諸路大水

發明 紹熙之治當時無足稱者然亦僅能擁虛位而已抑不知光宗惑妬后之言逆父子之德此小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不取者況其大節既虧小何足數故凡逆氣乘之災異屢見故去年十一月書大風雨而又諸路大水迭書于冊用見天人之變交應於時不可誣者踰二年壽皇憤崩稱疾不視而天位亦移矣然則餘慶餘殃之報夫豈僭差而或者以為賢君日之過矣

四年 金明昌四年 春三月以葛邲為右丞相陳騤參知政事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趙汝愚同知院事

御史汪義端與汝愚有隙上言高宗聖訓不用宗室為宰執汝愚楚王元佐七世孫不宜用之汝愚亦力辭不

許命當制學士申諭上意
而黜義端汝愚乃拜命

金以胥持國參知政事

金初設經童科持國以經童入仕為太子祗應司令金主在東宮識之及即位遂大用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時李妃得幸持國知金主好色陰以密術干之又多遺賂左右妃亦自嫌門地寒薄欲籍外廷為重乃數稱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士之好利躁進者爭趨其門四方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也翰林應奉文字趙秉文上書論之金主召問秉文言頗差異命知大興府事內族膏粱之秉文遂引同議者脩撰王庭筠等五人皆下獄被斥然秉文詩文精絕與楊雲翼齊名時號為楊趙後為翰林學士而卒雲翼忠厚善屬文仕至禮部尚書庭筠博學和易尤工文且善字畫名重于時

夏五月賜禮部進士陳亮及第

亮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所交皆一時豪俊志存經濟隆興初上中興五論不報退居

[illegible]之來康益力學書嘗國覘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也蓋以地下於西湖耳淳熙中更名同詣闕上書極言時事因言錢塘非駐蹕之所壽皇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群臣用拙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會覿聞而欲見焉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不悅大臣亦惡其言切直交沮之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壽皇欲官亮亮聞而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即渡江歸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秋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上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曾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蓋指朱熹呂祖謙也至是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嘆陛下於壽皇蒞政一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為京邑之羨觀也哉帝得其策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御筆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

發明 觀亮之宏才博學而不為時論所容則其在廷之臣罔非持祿保位因循苟且之人可知矣迨夫光宗擢用亮乃告終可勝惜哉使其弗獲是顯則將沒齒無聞矣書之實所以哀之也

廣義 人才如亮者固不多得惜其氣質少純耳易曰謙謙君子用涉大川斯無弊矣

利州安撫使吳挺卒立宗使總領財賦楊輔等權總其軍

宗命總領財賦楊輔權安撫使統制官季世廣權總其軍以殺吳氏之權朝廷尋以興州都統制張詔代挺

召浙東副總管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許六月正出城待罪

帝念特立不已召之留正引唐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不報乃待罪六和塔而上疏切諫於是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等上疏乞寢特立召命不報正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勑乞歸田里亦不許

發明 溺愛袵席狎昵群小此固人君縱欲之私情特立陰邪小人前既擯斥於外此復召之使還光宗躬自禁之躬自弼之則其縱欲之心駸駸乎已不可遏雖宰相之力諫群臣之協詞皆不之恤若是乎為惡則易而為善則難也既而留正忽然出城待罪而光宗畧無沮抑留連之意則君子小人之用舍從可知矣天下何由而平治哉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義自見

廣義 抑觀姜特立者初非有翊戴之功惟以潛邸舊臣而已光宗何至執一已之偏而違衆論之公哉書曰留正待罪于城外則有以見留正望君改過之心也

胡晉臣卒

帝自有疾不視朝晉臣與留正同心輔政中外怙然其所奏陳以溫凊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補密人無知者

廣義 觀分注所載則知留正胡晉臣南渡之賢相也列于丙魏姚宋夫何過哉然則何以於其卒而

不衛之不衛之者非貶之也其與陳康伯卒例同

秋七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院事○八月金主釋奠孔子廟

北面再拜

九月群臣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冬十一月始朝

帝制于后久不朝重華宮會九月重明節群臣連章請帝過宮不聽而召內侍陳源為押班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草詞且上疏力諫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往朝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傅良趨進引帝裾請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秀才欲斫頭邪傅良痛哭于庭后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內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不受於是著作郎沈有開秘書郎彭龜年禮部侍郎倪思國子錄王介等皆上疏請朝不從十月工部尚書趙彥逾等上書重華宮乞會慶節勿降旨免朝壽皇曰朕自秋涼以來思與皇帝相見卿等奉疏已令進御前矣又會慶節帝復稱疾不朝丞相以下皆上疏自劾乞罷黜嘉王府翊善黃裳請誅內侍楊舜卿彭龜年請逐陳源以謝天下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十一月彥逾復力諫帝始往朝尚書左選郎官葉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

發明 虞舜父頑母嚚嘗欲害舜而舜克諧以孝罔敢怠遑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栗瞽瞍亦允若夫天子所為下觀而化也光宗之父非瞽瞍茂視之如之何三綱絕矣近在宮庭而曖昧若此則天下之大庶務之繁烏能徧理之哉故書群臣請朝重華所以予臣之勉君於善書不聽所以罪帝之不能從善書始朝所以譏帝之不誠於善綱目之義蓋亦徇名

責實
焉耳

廣義 抑考去年十一月群臣請朝壽皇不從因趙汝愚極諫從之至是群臣又請朝而又不聽至十一月因趙彥逾力諫而始朝也嗚呼光宗之於孝宗父子不相見者十月矣一制虞后而不能行已志則君不得為臣綱父不得為子綱夫不得為妻綱矣三綱既絕尚可以名人國哉伯夷不立于惡人之朝以此類耳

召留正赴都堂視事復命姜特立還浙東

正出城待罪凡百四十日帝遣左司徐誼詣旨乃復入

十二月夏主仁孝卒子純佑立

仁孝在位五十五年始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然權臣擅國兵政衰弱子純佑立改元天慶號仁孝曰仁宗

以朱熹知潭州

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

廣義 賢人君子之於人國也豈小補哉惟其不用故其國卒無善治焉今也光宗於文公反不知之而金主則知之則其君之賢否蓋可見矣中庸曰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其文公之謂乎

甲寅

五年 金明昌五年 春正月壽皇有疾○葛邲罷

邲為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才博采公論惟恐其人聞之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

金購求遺書

發明 購求遺書帝王盛事而獨讓於夷狄為之中國視此當如何哉故前書釋奠孔子此書購求遺書皆所以不沒其善也

○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

自壽皇不豫群臣請帝省視皆不報而與皇后幸玉津園兵部尚書羅點請先過重華且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無一問言止緣初郊遠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說間遂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百姓皆無貳志設有間離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帝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侍講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帝猶未許點乃率講官言之帝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點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起居舍人彭龜年連三疏請對不報屬帝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血流潰毳帝曰素知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于過宮余端禮因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豈得已邪帝曰知之然猶不往壽皇疾益甚群臣上疏請者相繼帝將以癸丑日朝至期丞相以下入宮門俟日昃帝復辭以疾於是群臣請斥罷者百餘人詔不許裳與秘書少監孫逢吉等再上疏以請起居郎兼中書舍人陳傅良請以親王執政一人充重華宮使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請逐之

發明　是時壽皇遘疾已踰三月此正光宗憂心悄悄不遑自逸之秋也故曰父母有疾不解帶湯藥必親嘗光宗為天下之共主司天下之綱常父無疾而不能省父有疾而不能視反攜所愛共相遊樂縱乎目之欲忘天性之恩其罪可勝言乎迨夫群臣懇請問疾光宗慢諫弗從苟有人心者必於焉而變矣帝之舉措如此則是中國而夷狄烏可與論人道哉詩云求言孝思孝思惟則光宗其愧之焉綱目書此所以著其縱欲忘親溺情悖理之失耳

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

陳傅良以帝不往重華宮乃繳上告勑出城待罪丞相留正等率宰執進諫帝拂衣起正引帝裾泣諫羅點進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帝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慟哭而出越二日正等又請對帝令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云宰執並出正等俱出浙江亭待罪壽皇聞之憂甚侂胄奏曰群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入城於是正汝愚等復還第明日帝召羅點入對點言前日迫切獻忠李措失禮

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帝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乎黜引辛毘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從官及彭龜年黃裳沈有開奏乞令嘉王詣重華宮問疾許之王至宮壽皇為之感動

發明 大漸者增劇之詞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光宗之於壽皇生不能事疾不能藥至於大漸猶不能往群臣力請皆不能從其罪甚矣迨至請之不已始命嘉王代行嗚呼上行下效捷於影響光宗乃壽皇之子而嘉王亦光宗之子光宗不孝於父而欲嘉王之孝於已其可及乎凡不書其事而貶自見者此類是矣

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

壽皇崩年六十八是夕重華宮內侍訃于宰執私第趙汝愚恐帝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帝視朝汝愚以聞因請詣重華宮成禮帝許之至日晏不出宰相乃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壽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太后不許正等附奏云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以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后壽皇之母也請設行祭禮太后許之史臣曰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太祖之後而立之乃得孝宗之賢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即位之初銳志恢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值金國平治無釁可乘然易表為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以定鄰好金人易宋之心至是亦寖異於前日故世宗每戒群臣積錢穀謹邊備蓋忌帝之將有為也天厭兵革欲休生民故帝用兵之志弗遂而終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繼大統而能盡宮庭之孝未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乎

發明 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光宗於天性之恩乖戾已極生不能養疾不

能侍死不能葬是誠天地間之罪人也蓋稱者不宜稱也無疾而偽稱之者也當五內分裂之時正哀痛迫切之日安有父亡而子可稱疾不出者乎然親喪固所自盡也豈太后所能代而行之哉光宗誠可謂滅絕天理者矣故直書以著其惡

廣義 前書夏四月帝及后幸玉津園群臣請帝問疾重華宮不從繼書五月壽皇疾大漸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至是書六月壽皇崩帝稱疾不出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行喪禮嗚呼虎狼之暴尚不泯乎父子之天君子跡趙惇之逆實虎狼禽獸之不若也然則孝宗之崩豈非逆惇有以致之乎繩以大法當與金虜逆亮同科諸賢生於其朝亦云不幸甚矣且留正號為賢相以太后代行喪禮無乃不可乎彼太后孝宗之母也烏可以母行子之喪禮耶于時逆惇既托疾不出事誠大變矣正也即當請于太后曰嘉王陛下之親子也既代陛下問疾重華宮遂請攝行喪禮不然則是喪無所主豈可聞於敵國哉如此庶可以愧服逆惇之心而陰定嘉王之儲位也況正為異姓之卿耶昔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猶得以數其罪而廢之況惇親為逆行者哉正而能此則當行子孟之事不能則奉祠丘園不亦可乎今乃不此之策至於秋七月乃欲請建太子不蒙逆惇所允稱疾而逃果何義哉故曰君子作事謀始正其昧於此乎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秋七月留正請建太子不許遂稱疾而遁

葉適言于留正曰帝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正從之率宰執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不報越六日又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宰執同擬旨以進乞帝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劄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大懼因朝佯仆于庭即出國門上表請老且云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初正始議帝以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鑒國若未倦勤當復明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而趙汝愚請以太皇太后旨禪位嘉王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

難處與汝愚異遂以肩輿五鼓逃去

發明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固人臣事君之常禮然以當時之事勢觀之太上初崩光宗稱疾國本未固人心皇惑尚賴一二大臣孔濟艱難傾否為泰之時留正既為首相總攬朝綱又非其他群牧庶職之比必當糾率百僚共圖奠安宗社之長策可也建儲不允稱疾宵奔豈大臣國危與危之義乎故書稱疾而遁則其托詞避嫌之意可見矣此固責備賢者之意也

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

留正既去人心益揺會帝臨朝忽仆于地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內禪之議益決屬工部尚書趙彥逾結殿帥郭杲而與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謀可以白內禪意於太皇太后者乃遣知閤門事韓侂胄侂胄琦五世孫太后女弟之子也侂胄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太后不獲命明日往又不獲命逡巡將退內侍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太后而泣太后問故禮對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太后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出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下太后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太后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太后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礼報侂胄且云來早太后于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日已向夕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亟命殿帥郭杲等夜以兵分衛南北內閑禮使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時將禪祭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甲子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梓宮前太后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係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旨取太皇太后處分太后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太后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

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太后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聽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太后乃命汝愚以旨諭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皇子入素幄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皇子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皇子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尋詔即以寢殿為泰安宮以奉上皇民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

發明 當時禫位之議非出於光宗之本心乃群臣之權變故綱目特書太皇太后詔嘉王擴成服即位若夫高宗孝宗之傳則異乎是故書法亦不容於強同也君子宜詳觀焉

廣義 嗚呼逆悖父疾不問安父崩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動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虐后招搖玉津乎作偽心勞何益之有跡其所為大逆不道且五霸之君尚以誅不孝為盟當時金人若興問罪之師則宋人藉爾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貴戚之卿也此舉得矣孟子曰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立皇后韓氏

后琦六世孫父曰同卿侂胄則其季父也被選入宮能順適兩宮意遂歸嘉王邸至是立為后

大赦○以趙汝愚兼權參知政事

汝愚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

正既去及帝即位以為太行攢宮總護使入謝復出城太皇太后命速宣押趙汝愚復以為請帝手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為吏部侍郎而正復相

詔求直言

發明 人君即位之初而能詔求直言此固為政之先務從善之盛心也然綱目雖書其詔求直言而

分注畧不見其言事之臣苟非言不足録是必虛應故事也不然堂堂中國濟濟多士豈無片言隻字之可紀哉觀於此則當時之政治亦畧可見矣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汝愚辭遂以為樞密使

留正至汝愚乞免兼參知政事乃拜右丞相汝愚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為樞密使

以陳騤知樞密院事羅點簽書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加殿前都指揮使郭杲武康節度使知閤門事韓侂胄汝州防禦使

韓侂胄欲推定策功趙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杲節鉞但遷侂胄防禦使侂胄大失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知臨安府徐誼告汝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欲推葉適之功適辭曰國危效忠職也適何功之有及聞侂胄觖望言于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

發明　嘗觀君子之所存者天理小人之所存者人欲是以君子之謀事直而易小人之謀事曲而深臣於汝愚侂胄之事見之矣是時韓趙皆預定策之功趙為宗臣韓為外戚然趙能辭右相之命而韓欲冀節鉞之加此固君子小人立心處事之不同也迨夫趙加防禦韓心失望而為異日切齒之深讐當時徐誼葉適非不切諫趙皆弗從豈其智之不足耶盡吾天理之心而已矣橫逆之來烏足計哉綱目書此乃所以志其禍之始也吁

貶內侍陳源等十人

侍御史章頴論源及揚舜卿林億年離間之罪詔皆貶官序外

發明　源等離間兩宮其罪已甚按法行辟死有餘辜寧宗於數閹奴惓惓不舍茲因公論僅充貶官果何謂乎綱目書貶陳源等若無罪然者所以譏宋罰之不以罪也嗚呼微矣

八月召朱熹至以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先是黄裳為嘉王府翊善上論之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追跡古先哲王則須尋天下第一等人上問為誰裳以熹對彭龜年為嘉王府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御僕從王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說也自後每講必問熹說如何至是趙汝愚首薦熹遂自知潭州召入經筵熹在道聞泰安朝禮尚缺近習已有用事者即具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必求所以深得親懽者為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為防微慮遠之圖不報且辭新命不許及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不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反不能無疑於逆順之際竊為陛下憂之尤有可議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心此則所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負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温凊定省之理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失時趙汝愚按視孝宗山陵以為士肉淺薄下有水石孫逢吉覆按乞別求吉兆有旨集議熹上議狀言壽皇聖德衣冠之藏當博求名山不宜偏信堂史委之水泉沙礫之中不報

廣義 寧宗新服厥命而首舉大儒可謂慶矣綱目大書曰召朱熹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增置講讀官

從趙汝愚之請以給事中黄裳中書舍人陳傅良彭龜年為之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缺失晚講官賜坐以講

内批罷左丞相留正

韓侂胄浸謀預政敕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從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正與汝愚議黜宮不合侂胄因間之于帝遂以手詔罷正出知建康府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與周必大俱以相業稱

發明 觀易遯之大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傳曰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始之九二曰包有魚無咎不利賓傳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故猶可以無咎若介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為害廣矣當時留正忌韓侂胄之諸都堂拒之甚峻可謂有不惡而嚴之意然不能制之在已則其害為甚廣焉由是倖托內批進退宰執其端雖微其勢浸盛是蓋留趙諸賢不能制之於微也雖然一芥小人邊竊國柄寧宗之心如何哉綱目書此始焉惜之終焉譏之也

以趙汝愚為右丞相

汝愚本倚留正共事怒韓侂胄不以告及來謁因不見之侂胄懸念羅點謂汝愚曰公誤矣汝愚悟乃見之侂胄終不懌

九月羅點卒

點孝友端介不為矯激之行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時給事中黃裳亦卒趙汝愚泣謂帝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

初帝欲除鏜帥蜀趙汝愚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鏜聞而憾之由是韓侂胄引以自助

冬十月內批以謝深甫為御史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韓侂胄日夜謀去趙汝愚知閤門事劉孜亦以不得預內禪心懷不平因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鉞將恐不免嶺海之行侂胄愕然問計孜曰惟有用臺諫耳侂胄問若何而可孜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然之遂以內批拜給事中謝深甫為中丞會汝愚請令近臣薦御史侂胄密以其黨劉德秀屬深甫遂以內批用之由是劉三傑李沐等牽連以進言路皆侂胄之人排斥正士朱熹奏其害政每因進對為帝切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侂胄會龜年出護使客不果熹復疏白汝愚當以厚賞酬侂胄之勞勿使預政汝愚為

人疏謂其易制不以為慮黃度將上疏論侂胄之姦侂胄覺之以御筆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國之利也固辭奉祠歸養

發明 一陰之生其勢雖微聖人必謹之者慮其浸盛也一小人之進其名雖卑君子必憂之者恐其蠹政也是故聖人作易每扶陽而抑陰先王治國恒親賢而遠佞蓋深甫德秀儉邪小人侂胄黨類引為臺諫其志可知是乃援茅茹而以其彙也小人豈不連類而進乎黃度將欲糾劾即被罷去則是正道不行而邪說暴橫矣小人之禍何其烈哉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蓋亦深罪當時垂戒後世也

廣義 分注載內批由于侂胄于以見寧宗初政皆在侂胄掌握寧宗特擁虛器而已侂胄薦引群小而寧宗一切用之由是降其國于闇昧矣惜哉

詔議祧廟

時以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制係逢吉曾三復首謂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禧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首尊四祖之廟治平間議者以世數寖遠請遷僖祖於夾室後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丞相趙汝愚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鄭僑欲且祧宣祖而祔孝宗侍講朱熹以為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又擬為廟制以為物豈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聞而毀撤僖宣廟室更創別廟以奉四祖

發明 昔魯人逆祀春秋譏之然猶未至於祧廟也今寧宗欲議宗廟迭毀之制方且欲祧禧順翼宣而諛臣如孫逢吉曾三復又從而逢其惡故雖議終不決而綱目亦必直書以貶之也夫寧宗嗣宋鴻基躬為子孫今乃欲祧其四祖則其肆行不道為可知矣況侂胄區區椒房一外戚復何所憚宜其專執朝柄而不顧也噫

閏月內批罷煥章閣待制兼侍講朱熹

熹每進講務積誠意以感動帝心以平日所論著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益帝德者釐

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焉至是以黃度之去因講畢奏疏極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臣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中外咸謂左右或竊其柄臣恐主威下移求治反亂矣疏入侂胄大怒使優人裝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帝方倚任侂胄乃出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趙汝愚袖御筆見帝且諫且拜帝不省汝愚因求罷政不許越二日侂胄使其黨封內批付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中書舍人陳傅良封還錄黃起居郎劉光祖起居舍人鄧馹御史吳獵吏部侍郎孫逢吉登聞鼓院游仲鴻交章留熹皆不報傅良光祖亦坐罷工部侍郎黃艾因侍講問遂熹之驟帝曰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參與聞艾力辨其故帝不聽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進講者七知無不言既去侂胄益無所忌憚矣

發明 君子之道難行也朱子在朝積誠諷諫罄竭無隱帝亦虛心嘉納庶幾有行道之基也茲因正人漸逐而乃上疏條陳激怒侂胄擯斥經筵嗚呼君子所學者正道所行者正事其事君以正乃其分耳不意見忤權佞從中沮之使道既不行復為黜罷然則君子之於小人何薰蕕氷炭之相反也自假內批而君子不能措手足矣宋之世何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哉特書內批而皆不去其官則惜君子而罪小人之意為可見

廣義 丞相留正之罷以內批侍制文公之罷以內批群姦謝深甫等進亦以內批厥後進侂胄罷龜年亦以內批則知寧宗雖處天位要亦韓氏之厮役耳噫寧宗闇弱而侂胄窮兇極惡如此寧不斬宋之國脉而召亡津之禍乎

十一月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

初詔侂胄可特遷二官侂胄覬覦節鉞意不滿力辭乃止遷一官為宜州觀察使怨趙汝愚益深至是特遷都承旨

詔行孝宗皇帝喪三年

先是有司請於易月之外用漆紗淺黃之制朱熹在講筵奏言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為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所宜著在方册為萬世法程陛下以世嫡承大統承重之服著在禮律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事不及追改啓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至是詔遵用三年之制中外百官皆以涼衫視事蓋用熹言也

葬永阜陵○十二月內批罷吏部侍郎兼侍講彭龜年進韓侂胄一官

侂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奏其姦請去之且云陛下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易去小人難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帝欲兩罷其職陳騤進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進一官與在京宮觀給事中林大中中書舍人樓鑰繳奏以為非是不聽由是侂胄愈橫

發明 魯齋許氏曰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是時侂胄權勢日重龜年上疏條陳既而兩皆請祠當辨是否然則罷侂胄而用龜年於法則宜罷龜年而用侂胄於義則恃夫何於龜年則罷其職於侂胄則進一官公道之心果安在哉由是予奪賞罰之權亂而侂胄愈橫難制矣綱目書此蓋亦不得已之意也吁

陳騤罷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

騤與趙汝愚素不協未嘗同堂語及爭彭龜年事韓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故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故罷之而引京鏜居政府以間汝愚汝愚孤立于朝天子亦無所倚信

以趙彥逾為四川制置使

工部尚書趙彥逾以有功於帝室冀趙汝愚引居政府及除蜀帥大怒遂與韓侂胄合因陛辭疏廷臣姓名于

乙卯

帝指為汝愚之黨且曰老奴今去不惜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矣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金明昌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以李沐為右正言二月罷右丞相趙汝愚

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尊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乞令奉祠請咎命提舉洞霄宮直學士院鄭湜草制詞有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坐無貶詞亦免官兵部侍郎章頴侍經幄帝曰諫官有言趙汝愚者鄉等謂何同列漫無可否頴奏言天地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輕退大臣願降詔宣諭汝愚毋聽其去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宰相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隲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戚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勛勞著下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知臨安府徐誼素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咨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侂胄尤怨之及是與國子博士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

發明 災異必書重天變也白虹者妖氣所凝侂胄之謂也日者人君之表寧宗之謂也以白虹而貫日以妖氣而侵陽況當即位紀元之始其意豈不明且切歟宋之君臣未見其有憂勤脩省之心而侂胄小人反挾私忿以相報復官李沐之奸邪誣汝愚之謀逆寧宗不察是非罷其相位豈不可深哀哉汝愚不能制侂胄而卒為侂胄所制詎非臣不密則失身之驗乎明乎此然後可論綱目之書法矣

三月朔日食

廣義 二月趙汝愚鄭湜章頴李祥徐誼楊簡諸賢之罷三月即有日食之變況乎正月白虹貫日所

以著侂胄兇惡之兆也上天垂戒近且昭矣寧宗悟不知省未聞其求直言言關失之事方且滋侂胄之暴斥逐正人靡所不為跡其所以為君又徽欽之不若也徽欽特以金虜方熾而寧宗則遇金虜始衰故其事有不同耳雖然蒙古之禍未必不基於寧宗也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

祖儉上書許趙汝愚之忠併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語侵韓侂胄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之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夫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

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流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

宏中與周端朝張衛林仲麟蔣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為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立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頴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士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扇搖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宏中衛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傳信州人傳久居太學

發明

傳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倚而不能自克也汝愚被謗而貶人神之所共憤然侂胄權傾人主滿朝側目無敢忤逆惟呂祖儉正明汝愚之冤於前楊宏中等暴白汝愚忠勤有不可已者故其事有不同耳雖然蒙古之禍未必不基於寧宗也

之宛於後激怒權姦遂皆竄逐嗚呼公論不行而邪說暴橫君子不幸而處於昏噎之時也詳書于策其義自見

廣義

嗚呼君子不幸而處汙世鮮有不罹其禍者也自暴秦坑儒之後其間亡國之事或誣指朋黨或禁錮黨人未聞有流太學生之名也惟宋之徽高二宗居此惡聲而不疑焉昔徽宗放太學生鄧肅于田里惑於蔡京也高宗殺太學生陳東惑于黃潛善也鄭肅之放陳東之死雖由於蔡京潛善然猶稟命于徽高至於宏中等之流寧宗出自已見殆有甚於徽高也嗟夫太學者董子所謂賢士之所關也人君培養之則國以之興戕賊之則國以之亡自古國之興亡皆由乎此況乎士之未遇者其平日涵養薰陶孰不欲正君而善俗修政而立事辨義利之分明邪正之異苟於國事危迫之秋而不正言之則視君父為途人實自負于作養也惡在其學為忠與孝哉彼宏中等非不知禍隨于言誠以情激于中不能自已是以但知在已之納忠而不虞君父之加罪也然則寧宗之流亡君子六君子非所憂也而國無仁賢寧宗實可憂矣

六月右正言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偽遂罷國子司業汪逵等

自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之學其徒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致知力行其學大振流俗醜正多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用事士大夫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為言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應禁好脩者皆偽耳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至是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垂意規復首務核實儿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博士孫元卿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逵為狂言亦彼斥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亦上疏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

頗風厲學者專師孔子不必自相標榜詔榜于朝堂既而吏部郎官麋師旦復請考核真偽被遷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亦被賞擢澹復上疏言在朝之臣大臣既熟知其邪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

發明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佞胄得志誣罔善良巧立淫名簧惑主聽由是劉德秀之徒希求固寵羽翼成風而遂有邪正真偽之言嗚呼以正為邪以邪為正以真為偽以偽為真君子受禍博矣汪逵等上章辨論遂皆罷黜然則正人何讐於國而見絕之深乎此小人之心邪欲既熾末流無窮駸駸乎不至於敗國亡家而不已其禍何烈哉是以人主謹於取舍毋使君子小人雜遝於清明之朝焉耳綱目書此其亦垂戒來世云

廣義 自古国於天地間者未有無正學扶持之而能獨立者也無正學則天理銷人欲熾人將相戕相賊如禽獸之相搏噬者焉欲為君而臣弑之欲為父而子弑之人類之滅蓋有不難者矣故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彼三代之學所以明人倫者其意蓋慮此也今寧宗之朝太學生流之國子官罷之則是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之謂也尚可以名人國哉大易豐之上六有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無其人三歲不覿凶此之謂歟

加韓侂胄保寧節度使○冬十一月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至衡州暴卒

韓侂胄忌汝愚必欲寘之死以息人言至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觀文殿太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鬼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時汪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鑿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訃聞有旨追復元官許歸葬

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

[illegible]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說者遂以為罪云

發明 汝愚賢相而為權奸所妬客死遐方誠神人之共憤天理所不容通鑑續編書安置提舉洞霄宮趙汝愚而不稱其官則是汝愚有罪之可貶也何以允愜輿情乎至我朝綱目始明其誣枉變文特書曰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至衡州暴卒所以扶天理遏人欲表忠賢之節正姦宄之心其旨嚴矣然而曰故相既以明其無罪曰暴卒復以哀其非命也

廣義 嗚呼汝愚安置永州可以快侂胄之意矣何侂胄肆毒若是之甚耶想夫侂胄之意以為汝愚人望也其或不死他日必為我之憂此所以致其必死乃姦人之用心也彼汝愚之死人皆寃之臣獨惜其忠有餘而智不足也當其為右相之日已忤侂胄及侂胄勢漸薰灼仗內批以斥逐忠良無一可免汝愚即當引退避侂胄如蛇蠍角巾私第奉祠丘園如韓世忠之避秦檜可也如此則忠智兩盡其美可勝言哉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汝愚不此之請惜哉

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

守貞剛忠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多因舊制金主欲更定脩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接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罷去

丙辰

二年 金承安元年 春正月以余端禮京鏜為左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廣義 權莫重於丞相樞密姦莫甚於端禮之徒以至姦之人而握至重之權則宋事日非斷可識矣

○二月以端明殿學士葉翥知貢舉

翥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

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頃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書左司郎官

發明 是時以偽學斥君子而所用者皆蠅營狗苟之徒如以余端禮京鏜為丞相謝深甫之為參政鄭僑之知樞密何澹同知院事葉翥之知貢舉此皆佗冑之爪牙其同惡相濟為如何哉天下不治從可知矣故綱目詳書以著其失也

夏四月余端禮罷

時韓侂冑擅權屏斥正士端禮欝欝不愜志稱疾求罷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

初翥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冑遂薦翥而罷思

秋七月罷殿中侍御史黃黼

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除之太皇太后聞而非之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冑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力爭以為不可乃改不必更及舊事為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冑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黃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遂罷黼而以姚愈代之

發明 劉更生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誣邪進則衆賢退群枉成則正士消是時群陰盈朝君子道否倪思以不論偽學見逆侂冑而罷官黃黼以正言和解見忤侂冑而罷黜是知小人之禍烈於湯火蹈之即爛觸之即焦不亦慘乎寧宗故縱姦宄摧勢下移是亦委裘之主爾綱目皆以無罪例書其義可見

廣義 分注載黃黼曰治道在黜首惡其意蓋指侂胄也于時前後左右皆侂胄之黨而黃黼則一薛居州也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八月禁用偽學之黨

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為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能之故元惡隕命群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為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褒然言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偽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人會卿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下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為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發明 楊氏曰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盡逐天下之君子以求空天下之人才亦莫如黨論親族黨也交遊黨也薦引黨也欲陷一士止於一士而已矣至舉而治之以黨則親族也交遊也所薦引也可一網而盡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與宋之黨人是也嗚呼是知小人之心欲欺人主以誣君子必枉撰淫名謂之偽學則庶幾君無疑心國無異議蓋將盡驅正人以遂已私云爾殊不知尺霧障天不虧於大丁雲點日何損於明也哉綱目特揭而書之者所以惡小人之專權衰君子之不幸也

冬十月召陳賈為兵部侍郎

以其嘗擊朱熹也

十二月削秘閣脩撰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

熹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草封事數萬言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丞相

趙汝愚之寃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藁焚之遂六奏力辭職名詔仍充秘閣脩撰時基諫皆韓侂胄所引洶洶爭欲以熹為奇貨然無敢先發者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及是為監察御史乃鋭然以擊熹任貴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為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為御史紘以疏草授之繼祖謂可立致富貴遂誣論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獎萃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潛形匿迹如鬼如魅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頴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饑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驚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元定焉尤褒揚萬里交薦于朝召之不起會偽學黨禁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百餘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於是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腳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元定而後為之折衷小人尤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倡偽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

發明

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強非夷狄而強於夷狄其惟

朋黨之論乎是時嚴禁正學君子道否而狐媚狗趨之徒欲希富貴阿順成風以攻陷君子為奇功以排斥正人為能事沈繼祖捃摭姦言詆誣朱蔡誠王法之所不原也寧宗信而任之抑又何哉綱目以無罪例書之其義蓋可見矣

廣義 文公之罷官季通之竄逐綱目備書于冊適足以遺寧宗萬年之臭流朱蔡百世之芳然則抑之者乃所以揚之也毀之者乃所以譽之也於朱蔡二賢惡何損

丁巳 三年 金承安二年 春正月鄭僑罷○夏閏六月貶留正為光祿卿居之邵州

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偽學之黨今變而為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偽學之罪低冑大喜即日降旨除三傑右正言正坐貶邵州居住

秋八月金胥持國有罪免九月復以持國參知政事

持國為金主信任與李妃筦擅朝政張復亨等十人皆趨走其門俱為御史臺官時謂之胥門十哲至是為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未幾復召持國參知政事

發明 去惡不遠則惡日長討罪不亟則罪益深持国擅竊君權濁亂朝政金主既知其姦而罷黜之矣復召用之謂之何哉直書于策深譏之也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

謚曰憲聖慈烈

十二月籍偽學寵吏部侍郎黃由

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牽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閒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為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頴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

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顥周南吳柔勝李皇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危仲任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黃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權沆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發明 上書籍偽學下書罷黃由則由為黨人而連坐之意明矣蓋宋之所謂偽學者皆正心誠意脩齊治平之道治天下而舍此則將何所施乎寧宗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誠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君子不幸適丁其時立斯朝食斯祿而以斯道匡君道未得行先為窘辱使天下士大夫皆以正道自諱無敢言者然則小人之禍豈不甚可畏哉綱目凡事而書之於策所以深為當時責也

廣義 嗚呼學之為道以真為偽偽者乃所以為真也有限而不知舉世皆偽豈特五十九人而已哉當時得與此籍者何其幸也黃由之言可謂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歟罷其官者由實快也

戊午

四年 金承安三年 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三月葬憲聖慈烈皇后○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詔嚴偽學之禁

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午流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邪有常刑必罰毋赦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於

要職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京鏜何澹附侂胄深悅逢言薦為軍器監

發明 嚴者已甚之詞也國勢以多才而扶抑不知正人君子何負於宋而棄絕之深耶自侂胄得志無歲不以偽學為事寧宗拱手而聽命焉甚可惡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嗚呼厥後偽學之禁肅息而窮兵黷武之念興天下之民從此疲矣然則小人不特貽禍於君子抑且貽禍於君父是以有天下國家之寄者不可不鑒爾吁

廣義 抑觀侂胄以六經為偽學而禁之然其黨之草詔率用六經之言知謝深甫韓氏之黨也乃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請明耳果何罪乎觀此則侂胄之黨非惡正而好偽也乃急於趨利廉恥道喪故也然其天理一點之明何嘗因其所好而泯滅哉此天之未定然也天定則其醜類自底滅亡耳何庸較之邪易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此之謂也

秋七月葉翥罷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

及之為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迁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萎遲之態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侂胄嘗值生辰群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開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實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

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賜名曮

帝未有嗣京鏜等請擇宗室子育之詔育燕懿王德昭九世孫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尋以為福州觀察使賜名曮封衛国公

以趙師睪為工部侍郎

師睪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火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

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爲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大吠鷄鳴耳俄聞犬嗥叢薄視之乃師睪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

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

五年 金承安四年 春正月奪前起居舍人彭龜年等官

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補鞫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兼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為不盛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免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

二月放主管玉虛觀劉光祖于房州

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以學為棄物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成蓄憤懷姦欺世罔上詔落職房州居住

發明 楊氏曰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巢搖落之後尚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為物食吁亦危矣自偽學之禁正人黜逐間有一二君子猶存如剥之碩果小人尚又吹毛求疵羅織其罪必求君子盡去小人盡留然後已否則官光祖以撰記其事而落其職皆小人已甚之心也然則侂胄之罪可勝誅哉

廣義 觀光祖之言何其光明俊偉之至哉輝耀青史不亦宜乎

夏五月行統天歷

先是詔造新歷至是成賜名統天蓋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歷十四變上距黃帝之歷凡五十變矣議者謂自渡江以來統天新歷尤復踈謬

秋八月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

帝率群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群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

發明 始者初肇之詞以見帝未嘗朝至此而初見之也蓋形端則表正源潔則流清天子所為下觀而化也光宗既不朝其父寧宗亦不朝其父所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是以家齊而國治也豈非天理之反報乎雖然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光宗制於妬后而不朝其父此固無足言者寧宗既知其過安可效尤各欲自盡而已矣寧宗即位五年于茲朝父之禮僅克一見則其久曠定省豈不從可知哉特書始朝深罪之也

廣義 書曰始者以見前此未嘗朝也嗚呼寧宗之於光宗亦猶光宗之於孝宗也身教如此何足恠哉

庚申

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是歲諸州大水

發明 加不宜加也侂胄欺君蠹政無足言者而綱目前書加侂胄少傅封豫國公此書加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憲一姦邪小人加爵之屢宜乎有以召天變也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帝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諸州大水為天下記異也上書加侂胄爵下書諸州大水則侂胄召異莫明於此夫侂胄釁貫既盈為天所絕宋不之罪可勝借哉綱目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觀於此類為可見矣

六年 金承安五年 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三月故秘閣脩撰朱熹卒

熹家貧故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倚阿巽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

入甚至變易衣冠押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于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正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勝計最知名者黃榦李燔張治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沉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衆以為知言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鄉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及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歿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卒贈朝奉郎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而折衷之諸生畏服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居家講道學者宗之卒贈直華文閣治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熹嘉其篤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承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治自少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沒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方子端敬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為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為物欲所漬耳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廣淳諱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沉元定子也著書傳

發明 凡卒故官錄賢也子朱子發聖人未發之精蘊集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脩身安貧樂道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忌談邪弗果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屈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若凡卉之流春榮而秋瘁耶嗚呼若朱子者可謂身雖沒而名不與之俱沒矣

廣義 抑考寧宗之初嘗召文公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韓侂胄欲攻偽學以內批罷之今綱目於其卒也何不以是官書而書曰故秘閣脩撰者奉其志也嘗以文公為崇政殿說書文公辭不至因以秘閣脩撰奉祠然則綱目不書煥章閣待制兼侍講而書曰故秘閣脩撰者奉其志也

夏六月朔日食○太上皇后李氏崩

謚曰慈懿

許及之罷○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

自強嘗為韓侂胄童子師及侂胄當国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僦居主人出入侂胄家為入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蹙踖莫敢居上者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其才即除大學錄未踰歲三遷為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兼政

八月太上皇崩

年五十有四史臣曰光宗幼有令聞嚮用儒雅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寬刑有可觀者及大宮幽妬悍閹寺交構驚憂至疾孝養日怠孝宗之業衰矣

京鏜卒

鏜初為刑部尚書帝甚尊禮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鏜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漫無可否但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劉德秀排擊善類偽學之名鏜實發之史臣曰士君子立身行事一失其正流而不知返遂為千古之罪人可不懼哉

攢慈懿皇后于脩吉寺○九月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詔配祖泰于欽州牢城

祖泰祖儉從弟也性疏達尚氣誦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謙以言事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箝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為國者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宰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自強侂胄童稚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邪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顧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我與聞乎乃擿奏言祖泰自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乃挾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得罪監察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周必大宜加絀削施康年亦言必大首倡偽徒私植黨與遂貶必大為少保

發明 楊氏曰陰極則生陽亂極則思治白公之亂楚幾危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與而民所載之效也群小剥正道以覆邦家如剥床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剥其室廬此大厦將顛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祖泰憤侂胄之竊權遂直諫而獲罪謂之何哉是故舉處士所以罪在朝之臣也書請誅則所以予祖泰而罪侂胄也書詔配祖泰所以譏不從善也嗚呼祖泰憂國忠矣侂胄罪惡彰矣寧宗之位虛矣

廣義 抑觀自侂胄竊弄威權以來其間但見阿附以得好官者日新月盛未聞有一攻其罪者焉所以然者正人端士擯斥殆盡舉朝皆韓氏之厮役奴隸也夫何惟哉祖泰無官守言責者也特激于中心不平故以死攻之耳今讀其章猶可以想見其浩然之氣矣噫千古英豪舍祖泰其誰歟

冬十月加韓侂胄太傅○十一月皇后韓氏崩

謚曰恭淑

十二月葬永崇陵○攢恭淑皇后于廣教寺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春二月臨安大火

四日乃戚焚燒民居五萬二千餘家自渡江以來都城火災未有如是歲者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分賜被火之家

發明 人火曰火大火者甚詞也是時侂胄身都將相妨賢病國臨安之火安知非侂胄為之不然天變何從而生乎此綱目書法之深意紀災異之道也嗚呼微矣

秋七月何澹罷

時吳挺子曦為殿前副都指揮使自以世守西蜀為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邪遂罷奉祠澹急於榮進阿附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之一空士論罪之

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

曦至興州因讚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于曦異志遂成矣

大旱

發明 大旱者恒暘也亂政之後又值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

嗇者或不禱或雖禱而不雨也不禱則無憂國恤民之心禱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然是特姦臣當國帝權虛位大變之生不亦宜哉綱目書大旱而不載其賑䘏之政於下則宋之君臣其以災為玩以民為輕之意可見矣

廣義 前書二月臨安大火至七月書大旱一歲中大火大旱所以著侂胄酷烈之徵也

○八月張釜罷○以張嚴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

出附韓侂胄者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曰松壽侂胄曰柰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乃蠻襲西遼滅之

西遼王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擄其位尊直魯古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直魯古尋死遼祀始絕

發明 輕行而掩之曰襲按胡傳曰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為重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殺人宗廟使不得奉其祭祀非至不仁者莫之忍為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其亦不幸焉爾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乃蠻滅西遼其舉號狄之耳凡書滅者不再貶而其惡自見

戊寅

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初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時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辯慧帝登極竄姓名于籍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盛

二月弛偽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

偽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

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於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游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又削薦牘中不係偽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沒已踰年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致仕詔熹以待制致仕必大復少傅正復少保

發明 書之何嘉悔悟也易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也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討其私矣自禁正學人神共憤今侂胄翻然悔悟改絃易轍弛偽學黨禁復貶謫者官豈非小人而變為君子者乎大抵聖人不貴於無過而貴於改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此綱目與人為善之意也

禁私史

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曆及九朝通畧等書欲鬻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察郡邑書坊所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李丙丁未錄及通畧語錄家傳等書下史官考訂或有裨于公議即乞存留不許刊行從之

廣義 私史之禁秦檜行之於前侂胄踵之於後皆人造姦如出一手然既謂之史則非私矣何也史者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者也惡有曰公曰私之異邪嗚呼侂胄雖能禁于一時其能禁于天下後世乎書禁私史譏之也

夏五月朔日食○秋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冬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

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帝即位封婕妤韓后崩中宮未有所屬時后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由是后與侂胄有怨矣

加韓侂胄太師

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繆為辭謝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

中至是進位太師因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顯用當時困於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葉進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佞冑之門而蘇師旦周筠又佞冑廝役亦得預聞国政群小滿朝勢焰熏灼

是歲大蝗

發明 蟲之傷稼曰蝗不曰蝗而曰大蝗志其甚耳其曰大蝗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脩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国之危無日矣宋之君臣尚可與論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哉

發文

三年 金泰和三年 春正月謝深甫罷

初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張巖罷○帝視太學

發明 書帝視太學而分注畧不載其講讀推恩之實則當時以為文具可知矣臨學謁聖帝王之美事寧宗忽之可勝惜哉此綱目予而未盡之意也

○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二月以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朔日食○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

時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攖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爾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縣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大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遣之萬緡執政列鄙聞之皆有恥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主為父蘇師旦

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姦
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爲多

廣義 筦子曰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国乃滅亡斯言也實人君致理之本此董仲舒引之以為武帝告也今侂胄敢行暴亂凡所引用者不次陞擢致位通顯充物朝廷同惡相濟曾何有於禮義廉恥者哉爭皆無禮無義無廉無恥之徒也南宋至此可謂通天地而閉塞之時也孟子謂伯夷得聖之清臣於此益有感焉

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七月造戰艦八月增置襄陽騎軍

尋又置澉浦水軍

九月袁說友罷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甲子

四年 金春和四年 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金為北鄙阻糱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群盜蜂起賦斂日繁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亡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

發明 按春秋隱四年書翬帥師會伐鄭左氏謂宋公乞師公弗許羽父固請而行君子謂翬已有無君之心故春秋削去公子以示貶至隱十年又書翬帥師會伐宋先儒謂羽父先期而往不待君命故春秋不氏以貶之以戒兵柄下移之失未幾果有鍾巫之變此聖人重訓於經所以戒後世制治未亂辨之於早者也今焉宋之侂胄定議伐金以一時利害計之未為失策然斷自一心不待朝命之及已非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翬之固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光其師出無功則喪兵失地蓋自此始綱目不書詔

議伐金而直書韓侂胄定議伐金則其專輒無君已見於此何待他時而後見耶此宋之權綱不舉所以終於不能克復者正坐此爾夫征伐天子之大權而使人臣執之得以專行於外其進其退率循己私而朝議若無與焉者是以成則為桓溫劉裕敗則為褚裒殷浩綱目皆正色書之初未嘗有予之之意然則軍國大柄固不可一日不謹有天下國家者尚鑒之哉

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發明 臨安之火至是兩見則其人為感召之意明矣上書侂胄定議伐金此書臨安大火則是天意之與人心每相隨而不相遠不可得而誣者侂胄欺君誤國時政闕失莫大於此何必詔百官以陳之乎循德應天則可以變災而為祥不能循德則所以變祥而為異書詔百官陳時政闕失而分注不載其言事之臣然則當時之求言亦文具焉爾吁

廣義 去年書大火大旱今年又書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蓋時政闕失莫有過於韓侂胄之暴橫也火旱迭書于冊豈非著侂胄之酷烈也哉

○夏四月許及之罷

時兵端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金陵及之辭不行遂罷

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

先已賜謚武穆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飛尋封劉光世為鄂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發明 時將用兵追封飛爵本非得正曷為書蓋飛以忠貞事主為宋名將雖云非正然亦公論之不可泯者豈以小人之故而遂沒其善哉夫如是然後見綱目書法之意人心天理之機耳

秋八月張孝伯罷○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二月詔宰相兼國用使

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刱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掊克民財州郡騷動

開禧元年 金泰和五年 春三月費士寅罷

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為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太白晝見

乙丑

發明 太白者兵之象而晝見焉其異甚矣楊誠齋曰君子非徒警也有功用焉夫聞變而恐懼者警也警而已矣遇則舍之徒警也君子則不然恐懼以先之脩省以繼之脩省者恐懼之功用也脩其身省其過則恐無恐懼無懼矣宋之君臣畧未見其恐懼脩省之實而侂胄小人將荼毒於境內一念既動災變隨形然則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孰謂天道無知其可怠而忽之也哉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 尋以斌為京西北路招撫副使

竄武學生華岳于建寧

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啓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發明 商高宗命傅說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告王之休命古之君臣更相戒勉如此未聞惡直言而罪之也華岳既諫用兵乞誅元惡乃忠於国家者編管建寧謂之何哉歟後喪師失地民罹塗炭然則曲突徙薪之悔不能及矣直書曰竄深譏之也

五月金以僕散揆為河南宣撫使

金主璟聞朝廷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衂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置忠義保捷

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国者哉璟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之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

以蘇師旦為安遠節度使領閤門事

韓侂胄昵師旦為腹心故有是除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司

僕散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咎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蜀縣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讋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畧糧糒窮蹙餓疾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璟時金群臣皆勸先舉璟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新置兵

以郭倪知揚州

尋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九月劉德秀罷○遣使如金

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陳景俊往賀正旦景俊還金主璟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能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以丘宗為江淮宣撫使宗辭不拜

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宗宗曰中原淪滔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

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

廣義 侂胄欲恢復者私也非公也立密之論不亦當乎

冬十二月金遣使來

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姚名以挑之之傑遂倨慢侂胄請帝還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

發明 直書曰來不予其朝也綱目之於夷狄因其來聘則嘉而進之因其倨慢則抑而外之貴華賤夷之意深矣

丙寅

二年 金泰和六年 春二月壽慈宮火

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發明 左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壽慈宮者太后之宮也天子欲尊崇其母故其宮曰壽慈壽慈火何以書以宮殿之重書之也侂胄擅權啓釁而天子不禁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宋之君臣恝不知懼豈不深可哀哉

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

松移司與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與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軸摘以去松亦不悟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

錢象祖罷

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

論檜主和吳國之罪也

廣義 或曰秦檜主和議侂胄主恢復非秦檜而是侂胄可乎曰不可也曰何以知其不可也曰觀其所行則侂胄似可是而秦檜似可非也究其心則侂胄之主恢復即秦檜之主和議也一則懷觀覦之心一則圖盖世之功豈皆為宗廟社稷計哉皆私也非公也自古立心弗公未有能濟其事者也易曰立心勿恒凶此之謂歟

金復命傑散揆會兵河南

金開皇甫栻分兵覘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吳曦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

曦既得志與其從第睨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

發明 反者悖逆之詞吳氏父子世為蜀帥累沐厚恩非一日矣值朝廷與金起釁正臣子奮不顧身夫何射一時之利忘父祖之勲逃人類而入禽獸背君親而臣夷狄冠屨逆施首足倒置其罪可勝誅乎故直書曰反則不再貶而罪已可見

廣義 侂胄之主恢復也用陳自強力掊尅而州郡騷動用丘宓宣撫江淮而丘宓不拜以吳曦為宣撫副使而吳曦謀反厥事之不濟也明矣

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

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

報之侂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泊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璧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丼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璧云呂中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侂胄在朝窮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復不度事勢妄啓兵端三邊瘡痍生靈魚肉雖擢髮不足數其罪矣

發明 嗚呼用兵之道不以常勝而遽驕不以累敗而頓挫故曰一勝一敗兵家之常郭倪輕浮小人素不習武今而遣兵復泗州乃一時之幸非其能也侂胄以為恢復可必下詔伐金下書攻宿大敗敗績唐州皆功未能成禍已先及何益之有雖然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無不報之讐宋金世讐固宜報伐但其輕慮淺謀為可惡耳故綱目前書定議伐金此書下詔伐金而無罪詞者所以示中國復讐之義為臣子徇國之勸也故雖侂胄之跋扈亦畧恕之綱目責復讐之意深矣

廣義 嗚呼觀其詔則是而于其時則非也譬則裘之於夏葛之於冬尚可以為用乎高宗之時人心協和將士騰湧使有是詔則張韓劉岳之輩鼓勇爭先不啻虎而翼者也金虜何足平哉惜乎冬之無裘夏之無葛矣今也言其國則國無其人言其邊則邊無其將天道乖戾人心睽離雖有此詔則夏裘而冬葛矣將焉用之特發於侂胄一已之私耳噫嚴尤匈奴之策陳于王莽陳子昂明堂之議獻于武后侂胄伐金之詔草于寧宗謂之適其時可乎臣故曰觀其詔則是而于其時則非也

郭倪遣兵攻宿州大敗

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還至蘄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

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發明 傳曰王師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抗者理也其抗王道之失也皇甫斌率衆伐金敗績唐州而綱目不書戰辯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君子之筆削非宋史之舊文矣然筆于綱目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寧宗委政侂胄恣其所為侂胄輕啓邊釁而要求大利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唐州者言其敗也其自失亦至矣與春秋書王師敗績于茅戎同意

詔以宗室均為沂王柄嗣賜各貴和

柄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均之父曰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六月鄧友龍免以丘宗為兩淮宣撫使

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宗代之駐揚州宗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李汝翼黃甫斌李燾等皆坐怒斬郭倬于鎮江

秋七月蘇師旦以罪安置韶州

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日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規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先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廣義 侂胄之暴橫師旦之作俑也綱目於師旦書有罪者正名定罪也

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

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廢純佑自立改元應天未幾純佑死安全號之曰桓宗

發明 曰廢主自立罪悖逆也安全以臣而廢君以強而篡國其罪亦已甚矣亂臣賊子法所必討今而在中國不能行吊伐之師在四鄰不能備連帥之職而乃縱賊不討恣其所為則當時之三綱亦可謂

掃地矣尚可
與論人道哉

冬十月金僕散揆分兵入寇

僕散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兵三萬出霍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胡沙虎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兵一萬出陳倉浦察貞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兵五千出鹽川完顏彝兵五千出來遠

金人圍楚州

胡沙虎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

十一月以丘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

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貴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庐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人陷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淳焚樊城而遁

金完顏匡陷光化棗陽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趙淳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襄陽隨州進圍德安府

發明 遁者匹夫苟免之事罪怯也趙淳身為安撫親擁強兵不能招徠豪傑撫定黎民相與鑿池築城效死勿去而乃一聞虜至罔敢交鋒遂焚樊城接踵宵遁然則忠安在乎伇胄輕啓釁端得不償失遂使三邊瘡痍生靈魚肉兵連禍結身且不保然則蓋世功名者伊誰立哉觀綱目之所書見宋金之強弱矣吁

金僕散揆陷安豐軍遂圍和州

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奥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八疊駐于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江縣進圍和州屯於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於松江

上下然是江表大震

金人入西和州十二月入城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

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旄鉞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許稱於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金蒲察真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真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清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人陷真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

金統石烈子仁陷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

發明　走者匹夫輕身之事賤之也金虜入寇二月于茲如圍楚州陷京西陷安豐入西和入成州陷真州攻畧自如罔敢與敵然則宋人守備之具應變之策亦疎畧矣內既不備而欲為外據之計其克濟乎雖然郭倪之徒前克泗州而以恢復自任今臨難不能為國一死部乃苟免逃奔其罪可勝誅哉故特書走以著其罪

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

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蠶關之戍金人由扳閘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罝口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幙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揚駿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

已決即遣郭澄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呂中曰俟復大計也當以人才為先今則總戎三邊者誰欤吳曦特膏粱之子弟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又皆崑瑣之庸才平居暇日不過剋剥士卒苞苴饋賂圖為進身之梯媒甚者外依仇虜以俟中國之動靜朝廷顧以推轂制閫之事悉委之師綱出境而前者敗後者潰大者殲小者奔而統蜀漢之逆曦文以叛聞用兵以來虜之損未一二而吾國之喪敗已不可勝計矣

丘宓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僕散揆還軍下蔡

金僕散揆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之渡淮丘宓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宓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宓密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靚回得金行省文字宓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宓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宓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稍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宓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宓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發明 或以丘宓議和為非是曰天下之勢有強有弱天下之事有經有權雖以宋金世讐不可忘戰然揆諸国勢度諸事宜宋以積弱之國而抗積威之虜搆隙以來喪師失地虜人不亡一鏃宋人所損甚多據京西陷淮南入西蜀宋人所恃者惟長江耳豈不岌岌乎其殆哉用是而觀則丘宓之議和乃權而得中者也金既許和還軍下蔡則其息兵自新之意可見矣大書特書交予之也

廣義 昔者汴京之圍何其難解今和州之圍何其解之易耶曰勢不同也當夫斡不离之圍汴也如拘狐兔於場汴宋垂亡之勢十無一二此其圍之所以難解也至若和之受圍也金非昔強宋非昔弱僕散揆素無南侵之意韓侂胄自識用兵之非議和之說各中膏肓此其圍之所以易解也雖然寧宗之憂不在于金而所憂者國之無人耳

薛叔似免

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吳獵為京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攜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攜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程松自興元逃歸

金完顏抹合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自姓奔走相蹂躪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禮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為劍亟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松為宣撫職任專城遇虜入境不能死守反效匹夫之行遁逃苟免不亦賤乎特書曰逃所以著其幸免而不知命之罪也有臣如此尚可以逭其誅戮乎觀今始得保頭顱之言豈事君能致其身者比哉此宋之所以終於不競焉爾

蒙古奇渥温鐵木真稱帝于斡難河

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义兒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孛端义兒其季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于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跌里溫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

名之也逮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時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巴衣乘人以巴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為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于帖麥垓川議伐乃蠻乃蠻太陽罕營于沉海山與茂里乞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太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盛強明年遂攻西夏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游白旗自號為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竟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

發明 舉號斥名所以狄之也稱者不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稱王則當稱王不宜帝而稱帝則書稱帝貴華賤夷秦狄之大義也自三代既衰夷狄恣行莫之能禦由漢以來其強且大者如冒頓之控弦四十萬騎頡利之陵跨中原吐蕃之陷沒河隴盛則盛矣至於稱號不過從其本族未有與中國並稱而無別者有宋之時中國衰弱女真強大於是始僭滋名盜竊土宇綱目不得已以僭國例處之至於鐵木真崛起沙漠僭號稱尊綱目必舉號而斥名正華夷之分也於此雖書其稱帝自是以後止舉其號此又綱目待夷狄之法也若使酋虜亦例以僭國主稱之則是中國胥為夷爾豈君子筆削之大權哉嗚呼微矣

廣義 大抵中國與夷狄以人言固有華夷之辨以天言則載培傾覆一理而已故孔子發夷狄有君之論觀分注備載鐵木真興國之由夫豈偶然哉其生也則光明照其母腹其長也則謙謹事夫乃蠻俟其侵掠無狀然後會師伐之可謂得人心矣迨夫衛王允濟勸金主除之金主不許可謂得天心矣嗚呼其生也既異而又得天人之助雖欲不興得乎

蒙古滅乃蠻

發明 凡書滅者不再貶而其惡已見乃蠻自嘉泰元年書滅西遼不五年而為蒙古所滅然則天理

好還特假手以償滅遼之惡耳後世無故滅人家國者可不鑒哉此亦春秋惡惡短之意也

三年 金泰和七年 春正月罷丘密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

時金已有和意密上疏乞移書金師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宜蹔免繫銜侂胄大怒罷密

以陳自強兼樞密使○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楊震仲死之

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稱臣于金令其所統兵十萬為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擄於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為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督其回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

發明 直書自稱罪其僭也吳曦稱臣于金稱王于蜀是則一汚青史萬古凄涼大節一虧功名不足贖矣況叛逆之臣王法之所不原者乎震仲不辱偽命仰藥而死其忠全矣苟非明於君臣之義逆順之理者曷克以臻此哉故綱目以全節予之予在震仲則罪在吳曦矣綱目輕重之權衡予奪之大法此類可見

廣義 楊震仲等不臣於曦而死者其龔勝任末馮信之徒歟

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

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淮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
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
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
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

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
于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
宰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
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
延之則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
曰目前兵將我汴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死戍此賊巨
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
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
坤良李虎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
四蜀止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
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良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徙

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
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
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明好
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
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
抗者夷其族犧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
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
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
始縱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
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衆推丙權
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
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及違制法物
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
术虎高琪奉冊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
曦反大懼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府宇文
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
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曦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
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
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
奪曦父撫官爵遷曦祖彝子孫出蜀存彝廟祀

發明 誅者討逆之詞吳曦僭竊西蜀寒心延頸以望王師久矣安丙之與楊巨源倡鳴大義聲罪致討卒收成功其誅亂討逆之績偉焉罪人斯得市不易肆宣播詔旨群黎鼓舞可見以逆加順人心不從其從之者不過苟免刑罰而已非本心也然則安丙討賊之功大矣綱目予奪之旨嚴矣

廣義 抑觀曦之伯父玠以豪俠立功于高宗時雖張韓劉岳不足多讓至其子孫不肖反蒙首惡之誅可哀也已若夫安丙者不顧矯制之嫌以成平賊之績可謂識時達權者歟

以方信孺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

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荅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

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盍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和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司不許七氣皆沮

廣義 分注載李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于時安丙宜撫而不許其計失矣

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夏四月召輔知建康府

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詔以輔為宣撫使丙副之兼知興州許奕為宣諭使改興州為沔州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程松以罪竄澧州

發明 程松黨惡無謀擅離信地原情定罪死有餘辜今而不究可否僅竄澧州則宋之法網疎闊亦

可見矣直書于冊所以譏其縱賊不討之失耳

○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復陷大散關○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

謚成肅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术虎高琪戰敗績

好義罷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制鄂都統制史臣曰曦之誅實揚巨源李好義之謀好義失於周防竟為王喜所圖宋知喜為曦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鎮賞之幾何不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禍乎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

初吳曦誅奬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恃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其[illegible]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illegible]橋而罷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顒殺之忠義之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發明

殺殺無罪也吳曦之誅巨源之力為多論功行賞固其宜也夫何詔命一字不及巨源則人心寧無不平之歎乎安丙不思蔽賢之失反怒巨源羅織抵罪又從而殺之其惡甚矣幾何而不為娼疾忌賢之人哉嗚呼當國家衰弱之餘生靈凋瘁正渴於用人之日而乃恣逞私憤戕殺忠良可哀也已綱目直書安丙殺宣撫司參謀官楊巨源所以著丙專權自恣之罪也巨源無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廣義

安丙平賊之功巨源之力也合以重報而進階柰何惟與通判而已宜其心之不平也又況信讒而使叛臣之黨誣其罪而殺之果何義哉綱目所以削安丙之官而銜巨源者罪有所歸而寃有所伸也

秋七月大旱蝗

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發明 陰陽和而雷雨作今而恒陽不雨乃陰陽不和之故耳君為陽而臣為陰是時寧宗恭已於上佞胄擅權於下天下有道礼樂征伐自天子出佞胄一切專之陰陽不和莫此為甚人為感召天變隨形噫當兵乱倥偬之日民不聊生而又大旱蟲蝗相繼而作悲夫胡氏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所謂災者害及民物此之謂也綱目特書于策者見天道之與人心有感必應捷如影響然則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可不知所恐懼耶

九月貶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柟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置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絶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歃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又添歲幣五萬兩疋犒師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柟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柟倫之孫也

廣義 信孺義不屈金雖古名使何以加綱目書貶方信孺官者所以著侂胄之私憾與奪秦檜爵同

但信孺秦檜人品則高下懸絕矣

葬成肅皇后○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

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巖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

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荅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其兄楊次山擇群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壁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審壁謂事留恐泄乃已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震訶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心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為沼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疇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頹棫草制以為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睪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嬖妾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侍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奢極矣

發明 誅者討有罪之詞侂胄罪逆滔天擢髮難數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者也況彌遠既受密旨

名正言順誅之為宜然前史皆以殺侂胄為詞而分注亦以極殺為文綱目原情定罪變文書誅然後人神之憤洩討賊之義正矣或論賈似道之與韓侂胄惡醜異齊侂胄為史彌遠所殺似道為鄭虎臣所殺然曷為此書誅而彼書殺耶狥名責實故耳彌遠揚于王庭以正其罪親承密旨從而極殺故綱目以討賊之義予之虎臣挾其私憤弗克明証承命監押安可擅誅故綱目不以討賊之義予之夫豈辱於彌遠而薄於虎臣乎要在正其是非權其輕重此綱目所以為史中之經也學者能究此義始可與言綱目矣

廣義 分注云侂胄之死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揚次山而寧宗若不與者然綱目何以書誅蓋侂胄罪惡彌天神人共怒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也豈特彌遠哉故於彌遠則書其官而於侂胄則書誅者正天討也然其罪惡不暴之於未死之前而暴於既死之後者豈非畏其兇燄歟

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強于永州斬蘇師旦流郭倪等于嶺南貶李壁等官

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尋竄雷州遣使即韶州誅師旦安置郭倪于梅州鄧友龍于循州郭僎于連州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秩有差

發明 首惡甫誅黨類宜治苟為不然則一侂胄既沒衆侂胄尚在幾何而不為侂胄之行乎故詳書予之然曷為不書有罪蓋既曰侂胄黨則其罪可見何必書之以罪哉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耳

廣義 此剝之窮也

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立榮王曮為皇太子更名愷

尋更名詢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司○以錢象祖為右丞相無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

林大中簽書院事

初韓侂胄欲内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於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廣義 此後之通也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十七